

五代史記注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宦者傳第二十六

嗚呼自古宦女之禍深矣明者未形而知懼暗者患及而猶安焉至於亂亡而不可悔也雖然不可以不戒事類聚別集朱子語錄歐公五代史宦者傳末句云然不可不戒當時必是載張承業等事在此故曰然不可不戒後既不欲載之於此而移之於後則此句當改偶忘削去故也作宦者傳

張承業字繼元唐僖宗時宦者也本姓康幼闖爲內常侍張泰養子晉王兵擊王行瑜承業數往來兵間晉王

喜其爲人及昭宗爲李茂貞所迫將出奔太原乃先遣

承業使晉以道意因以爲河東監軍五代史張承業字繼元本姓康同州

人咸通中內常侍張泰畜爲假子光啟中主帥陽軍事賜紫入爲內供奉武皇之討王行瑜承業累奉使渭北

因留監武皇軍事賊平改酒坊使三年昭宗將幸太原以承業與武皇善乃除爲河東監軍密令迎駕旣而昭

宗幸華州就加左監門衛將軍駕在鳳翔其後崔允誅宦

官宦官在外者悉詔所在殺之晉王憐承業不忍殺匿

之斛律寺昭宗崩乃出承業復爲監軍五代史崔魏公之誅宦官也武

皇僞戮罪人首級以奉詔匿承業于斛律寺昭宗遇弒乃復請爲監軍晉王病且革以莊

宗屬承業日以亞子累公等莊宗常兄事承業歲時升

堂拜母甚親重之莊宗在魏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軍國

之事皆委承業承業亦盡心不懈凡所以畜積金帛收
市兵馬勸課農桑而成莊宗之業者承業之功爲多自
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及諸公子在晉陽者承業一
切以法繩之權貴皆斂手畏承業五代史夾城之役遣承業求援于鳳翔時
河中阻絕自離石渡河春冰方泮凌斷奔賊艤舟不得
渡因禱河神是夜夢神人謂曰子但渡流冰無患既寤
津吏報曰河冰合矣凌晨躡冰而濟旋踵冰解使還武
皇病篤啟手之夕召承業屬之曰吾兒孤弱羣臣縱橫
後事公善籌之承業奉遺顧爰立嗣王平內難策畧居
多既終易月之制卽請出師救路破賊夾城莊宗深感
其意兄事之親幸承業私第升堂拜母賜遺優厚時莊
宗初行墨制凡除拜之命皆成于盧汝弼之手汝弼既
爲戶部侍郎乃請于承業改官及開國邑承業拒而不
受其後但稱本朝舊官而已天祐中幽州劉守光敗其
府掾馮道歸太原承業辟爲本院巡官承業重其文章
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元豹者善人倫鑒與道不合謂

承業曰馮生無前程公不可過用管書記盧質聞之曰
我曾見杜黃裳司空寫真圖道之狀貌酷類焉將來必
副大用元豹之言不足信也承業薦爲霸府從事焉柏
鄉之役王師旣迫汴營周德威慮其奔衝堅請過舍莊
宗怒其懦不聽垂帳而寢諸將不敢言事咸詣監軍請
白承業遽至牙門褰帳而入撫莊宗曰此非王安寢時
周德威老將洞識兵勢姑務萬全言不可忽莊宗蹶然
而興曰予方思之其夕收軍保鄆邑德威討劉守光令
承業往視賊勢因請莊宗自行果成大捷承業感武皇
厚遇自莊宗在魏州垂十年太原軍國政事一委承業
而積聚庾帑收兵市馬招懷流散勸課農桑成是霸基
者承業之忠烈也時貞簡太后韓德妃伊淑妃諸宅王
之貴洎王之介弟在晉陽宮或不以其道干于承業
悉不聽踰法禁者必懲繇是貴戚斂手民俗丕變莊
宗歲時自魏歸省親須錢蒲博賞賜伶人而承業主藏
錢不可得莊宗乃置酒庫中酒酣使子繼岌爲承業起
舞舞罷承業出寶帶幣馬爲贈莊宗指錢積呼繼岌小

字以語承業曰和哥乏錢可與錢一積何用帶馬爲也
承業謝曰國家錢非臣所得私也莊宗以語侵之承業
怒曰臣老勅使非爲子孫計惜此庫錢佐王成霸業爾
若欲用之何必問臣財盡兵散豈獨臣受禍也莊宗顧
元行欽曰取劔來承業起持莊宗衣而泣曰臣受先王
顧托之命誓雪家國之讐今日爲王惜庫物而死死不
愧于先王矣閻寶從旁解承業手令去承業奮拳毆寶
踣罵曰閻寶朱溫之賊蒙晉厚恩不能有一言之忠而
反詔諛自容耶太后聞之使召莊宗莊宗性至孝聞太
后召甚懼乃酌兩卮謝承業曰吾杯酒之失且得罪太

后願公飲此爲吾分過承業不肯飲莊宗入內太后使人謝承業曰小兒忤公已咎之矣明日太后與莊宗俱

過承業第慰勞之五代史或有中傷承業于莊宗者言專弄威柄廣納賂遺莊宗歲時還晉

陽宮省太后須錢藉博給伶官嘗置酒于泉府莊宗酣飲命興聖宮使李繼岌爲承業起舞既竟承業出寶帶

幣馬奉之莊宗指錢積謂承業曰和哥無錢使七哥與此一積寶馬非殊惠也承業謝曰郎君過勞承業自出

已俸錢此錢是大王庫物準擬支贍三軍不敢以公物爲私禮也莊宗不悅使酒侵承業承業曰臣老勅使非

爲子孫之謀借錢爲大王基業王若自要散施何妨老夫不過財盡兵散一事無成莊宗怒願元行欽曰取劍

來承業引莊宗衣泣而言曰僕荷先王遺顧誓爲本朝誅汴賊爲王借庫物斬承業首死亦無愧于先王今日

請死聞寶解承業手令退承業詎寶曰黨朱溫逆賊未嘗有一言効忠而敢依諂附揮拳踏之太后問莊宗酒

失急召入莊宗性至孝聞太后召叩頭謝承業曰吾杯酒之間忤于七哥太后必怪吾七哥爲吾痛飲兩卮分

謗可乎莊宗連飲四鍾勸承業竟不飲莊宗歸宮太后使人謂承業曰小兒忤特進已咎矣可歸第翌日太后與莊宗俱幸其第慰勞之自是私謁幾絕

盧質嗜酒傲忽自莊宗及諸公子多見悔慢莊宗深嫉之承業乘間請曰盧質嗜酒無禮臣請爲王殺之莊宗曰吾方招納賢才以就功業公何言之過也承業起賀曰王能如此天下不足平也質因

此獲免

五代史十四年承制授開府儀同三司左衛上將軍燕國公固辭不受是時盧質在莊宗幕下

嗜酒輕傲嘗呼莊宗諸弟爲豚大莊宗深銜之承業慮質被禍因乘間謂莊宗曰盧質多行無禮臣請爲大王殺之可乎莊宗曰吾方招禮賢士以開霸業七哥何言之過也承業因聳立而言曰大王若能如此何憂不得天下其後盧質雖成縱誕莊宗終能容之蓋承業爲之藻藉也 天祐十八年莊宗已諾諸將卽皇帝位承業方卧病聞之自太原肩輿至魏諫

日大王父子與梁血戰三十年本欲雪國家之讐而復唐之社稷今元兇未滅而遽以尊名自居非王父子之初心且失天下望不可莊宗謝曰此諸將之所欲也承業曰不然梁唐晉之仇賊而天下所共惡也今王誠能爲天下去大惡復列聖之深讐然後求唐後而立之使唐之子孫在孰敢當之使唐無子孫天下之士誰可與王爭者臣唐家一老奴耳誠願見大王之成功然後退身田里使百官送出洛東門而令路人指而歎曰此本朝勅使先王時監軍也豈不臣主俱榮哉莊宗不聽承業知不可諫乃仰天大哭曰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肩

與歸太原不食而卒年七十七

五代史闕文莊宗將卽位於魏州承業自太原

至謂莊宗曰吾王世奉唐家最爲忠孝自貞觀以來王
室有難未嘗不從所以老奴三十餘年爲吾王拊拾財
賦召補軍馬者誓滅逆賊朱溫復本朝宗社耳今河朔
甫定朱氏尙存吾王遽卽大位可乎云云莊宗曰奈諸
將意何承業知不可諫止乃慟哭曰諸侯血戰者本爲
李家今吾王自取之誤老奴矣卽歸太原不食而死臣
謹按莊宗實錄敕承業諫卽位事甚詳惟吾王自取之
言不書史官諱之也通鑑考異莊宗實錄上初獲玉
璽諸將勸上復唐正朔承業自太原急趣謁上曰殿下
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緣報國復仇爲唐宗社今元兇
未殄軍賦不充河朔數州弊於供億遽先大號費養兵
之事力困凋弊之生靈臣以爲一未可也殿下旣化家
爲國新創廟朝典禮制度須取太常準的方今禮院未
見其人儻失舊章爲人輕笑二未可也因泣下霑衿上
曰余非所願奈諸將意何承業自是多病日加危篤卒官

軍謚曰正憲

五代史十八年莊宗受諸道勸進將篡帝位承業以爲晉王三代有功子國先人怒

同光元年贈左武衛上將

朱氏弑逆將復舊邦警既未平不宜輕受推戴方疾作肩輿之鄴宮見莊宗曰王父子血戰三十餘年蓋言報國仇讐復唐宗社今元兇未滅民賦已殫而遽先大號蠹耗財力臣以爲不可一也臣自咸通已來伏事宮掖每見國家勅命大禮儀仗法物百司庶務經年草定臨事猶有不可王若化家爲國新立廟朝不可乖于制度制禮作樂未見其人臣以爲不可二也舉事量力而行不可信于游譚也莊宗曰柰諸將何承業知莊宗不從因號泣而言之十九年十一月二日以疾卒于晉陽之第時年七十七貞簡太后聞喪遽至其第盡哀爲之行服如兒姪禮同光初贈左武衛上將軍諡曰貞憲五代会要正憲贈左武衛上將軍將張承業諡曰貞憲洛中紀異承業諫曰大王何不待誅克梁孽更平吳蜀俾天下一家且先求唐氏子孫立之後更以天下讓有功者何人輒敢當之讓一月卽一月牢讓一年卽一年牢設使高祖再生太宗復出又胡爲哉今大王一旦自立頓失從前仗義征伐之旨人情怠矣老夫是閭官不愛大王官職富貴直以受先王付託之重欲爲大王立萬年之基爾五代史張瓘同州車渡村人故太原監軍使承業之猶子也承業唐書有傳唐天祐中承業佐唐武皇莊

宗有功甚見委遇瑾聞之與昆仲五人自故里奔于太原莊宗皆任用之瑾天祐十三年補麟州刺史承業治家嚴毅小過無所容恕一姪爲磁州副使以其殺河西賣羊客承業立捕斬之常誠瑾等曰汝車渡村百姓劉開道下賊憤作非爲今須改行若故態不除死無日矣故瑾所至不敢誅求晉天福中爲密州刺史秩滿入居環衛乾祐三年夏卒

于官輟視朝一日

張居翰字德卿故唐掖廷令張從玫之養子昭宗時爲范陽監軍與節度使劉仁恭相善天復中大誅宦者仁恭匿居翰大安山之北谿以免其後梁兵攻仁恭仁恭遣居翰從晉王攻梁潞州以牽其兵晉遂取潞州以居翰爲昭義監軍

五代史張居翰字德卿咸通初掖廷令張從玫養之爲子以廢入仕中和三年

自容管監軍判官入爲學士院判官遷樞密承旨內府令賜緋昭宗在華下超授內常侍出監幽州軍事秩滿

詔歸節度使劉仁恭表畱之天復中詔誅宦官仁恭給
奏殺之匿于大安山之北谿天祐三年汴人攻滄州仁
恭求援于武皇乃遣居翰與書記馬郁等率兵助武皇
同攻潞州武皇因畱之不遣李嗣昭節制昭義以居翰
監其軍以燕軍三千爲部下俄而汴將李思安築夾城
以圍潞州居翰與嗣昭登城保守以至解圍自是嗣昭
每出征令居翰知畱後事莊宗卽位與郭崇韜並爲樞密使莊宗滅
梁而驕宦官因以用事郭崇韜又專任政居翰默然苟
免而已魏王破蜀王衍朝京師行至秦川而明宗軍變
于魏莊宗東征慮衍有變遣人馳詔魏王殺之詔書已
印畫而居翰發視之詔書言誅衍一行居翰以爲殺降
不祥乃以詔傳柱措去衍字改爲一家時蜀降人與衍
俱東者千餘人皆獲免

五代史同光元年夏四月召爲樞密使加特進與郭崇韜封掌

機務十月莊宗將渡河而居翰與李紹宏同守魏州莊
宗入汴加驃騎大將軍知內侍省事依前充樞密使同
光時宦官干政邦家之務皆出于郭崇韜居翰自以驍
旅乘時擢居重地每于宣授不敢有所是非承顏免過
而已以此脫季年之禍四年三月僞蜀王衍降詔遷其
族于洛陽行及秦川時關東已亂莊宗慮衍為變中官
向延嗣馳騎賫詔殺之詔云王衍一行並宜殺戮其詔
已經印畫時居翰在密地覆視其詔即就殿柱措去行
字改書家字及衍就戮于秦川驛止族其近屬而已其
僞官及從行者尚千餘人皆免其枉濫居翰之力也
儒林公議時局中官乘驛就長安殺僞蜀王衍一行
密使張居翰嘆曰上方寸已亂一行五千餘人豈可盡
殺乃改一行為一家及絳霄之禍已三日莊宗遇弒居
而殺王衍一家使人方到長安蜀人冤之

翰見明宗于至德宮求歸田里天成三年卒于長安年

七十一

五代史明宗入洛居翰謁見于至德宮待罪雪

貴為西京職事以供侍養天成三年四月以疾卒于長

安時年七十一

居翰性和而靜諸悉舊事在潞州累年

每春謀人有蔬種樹敦
本惠農有仁者之心焉

五代文章陋矣而史官之職廢於喪亂傳記小說多失
其傳故其事迹終始不完而雜以訛繆至於英豪奮起
戰爭勝敗國家興廢之際豈無謀臣之略辯士之談而
文字不足以發之遂使泯然無傳於後世然獨張承業
事卓卓在人耳目至今故老猶能道之其論議可謂偉
然歟殆非宦者之言也自古宦者亂人之國其源深於
女禍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蓋其用事也近而
習其爲心也專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
心使人主必信而親之待其已信然後懼以禍福而把

持之雖有忠臣碩士列於朝廷而人主以爲去已疎遠
不若起居飲食前後左右之親爲可恃也故前後左右
者日益親則忠臣碩士日益疎而人主之勢日益孤勢
孤則懼禍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
怒禍患伏於帷闥則嚮之所謂可恃者乃所以爲患也
患已深而覺之欲與疎遠之臣圖左右之親近緩之則
養禍而益深急之則挾人主以爲質雖有聖智不能與
謀謀之而不可爲爲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則俱傷而兩
敗故其大者亡國其次亡身而使姦豪得借以爲資而
起至挾其種類盡殺以快天下之心而後已此前史所

載宦者之禍常如此者非一世也夫爲人主者非欲養禍於內而疎忠臣碩士於外蓋其漸積而勢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使其一悟猝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而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於女禍者謂此也可不戒哉昭宗信狎宦者由是有東宮之幽旣出而與崔允圖之允爲宰相顧力不足爲乃召兵於梁梁兵且至而宦者挾天子走之岐梁兵圍之三年昭宗旣出而唐亡矣初昭宗之出也梁王悉誅唐宦者第五可範等七百餘人其在外者悉詔天下捕殺之

北夢瑣言乾符後宮娥皆以木圍頭自是四方效之

唯內官各自出樣匠人曰斫軍容頭特進頭至是果驗也稽神錄天復甲子歲豫章居人近市者夜恒聞街中若數十人語聲向市而去就視則無人如是累夜人家惴恐夜不能寐頃之下詔盡誅閹官豫章所殺凡五十餘驅之面市驛而宦者多爲諸鎮所藏匿而不殺是語喧噪如先所聞

時方鎮僭擬悉以宦官給事而吳越最多及莊宗立詔天下訪求故唐時宦者悉送京師得數百人宦者遂復用事以至於亡此何異求己覆之車躬駕而履其轍也可爲悲夫莊宗未滅梁時承業已死其後居翰雖爲樞密使而不用事有宣徽使馬紹宏者嘗賜姓李頗見信用然誣殺大臣黷貨賂專威福以取怨於天下者左右狎暱黃門內養之徒也

五代史馬紹宏閹官也初與孟知祥同爲中門使及周德威薨

莊宗兼領幽州令紹宏權知州事卽位之初郭崇韜勳望高舊在紹宏之下時徵潞州監軍張居翰與崇韜並爲樞密使紹宏失望乃以爲宣徽使以己合當樞密任常鬱鬱側目于崇韜崇韜知其嫌也乃置內勾之目令天下錢穀簿書悉委裁遣旣而州郡供報輒滋煩費議者以爲十羊九牧深所不可內勾之目人以爲是妖言通鑑李嗣源爲諫言所屬危殆者數四賴宣徽使李紹宏左右營護以是得全天成元年二月己丑朔以宣徽南院使李紹宏爲樞密使是時明宗自鎮州入覲奉朝請於京師

莊宗頗疑其有異志陰遣紹宏伺其動靜紹宏反以情告明宗明宗自魏而反天下皆知禍起於魏孰知其啟明宗之二心者自紹宏始也郭崇韜已破蜀莊宗信宦者言而疑之然崇韜之死莊宗不知皆宦者爲之也當此之時舉唐之精兵皆在蜀使崇韜不死明宗入洛豈

無西顧之患其能晏然取唐而代之邪及明宗入立又

詔天下悉捕宦者而殺之宦者亡竄山谷多削髮爲浮

屠其亡至太原者七十餘人悉捕而殺之都亭驛流血

盈庭明宗晚而多病王淑妃專內以干政宦者孟漢瓊

因以用事

五代史孟漢瓊本鎮州王鎔之小豎也明宗鎮常山得侍左右明宗卽位自諸司使累遷

宣徽南院使

秦王入視明宗疾已革旣出而聞哭聲以謂帝

崩矣乃謀以兵入宮者懼不得立也大臣朱宏昭等方

圖其事議未決漢瓊遽入見明宗言秦王反卽以兵誅

之陷秦王大惡而明宗以此飲恨而終

五代史漢瓊性通點善交構初

見秦王權重及挾王淑妃勢傾心事之及朱馮用事又與之締結秦王領兵至天津橋時漢瓊與朱馮及康義

誠方會議于內庭謀猶未決漢瓊獨出死力先入殿門
奏于明宗語在秦王傳漢瓊卽自介馬以召禁軍秦王
既誅翌日令漢瓊馳騎召閔帝于鄴閔帝嗣位尤恃
恩寵期月之內累加開府儀同三司驃騎大將軍後

愍帝奔於衛州漢瓊西迎廢帝于潞廢帝惡而殺之

五代

史西軍旣叛閔帝急召漢瓊欲令先入于鄴漢瓊藏匿
不行潞王行及陝州乃悉召諸妓妾訣別欲手刃之衆
知其心率皆藏竄初潞王失守于河中勒歸于清化里
第時王淑妃恒令漢瓊傳教旨于潞王王善待之故漢
瓊自謂潞王于己有恩至是乃單騎至澠池謁見潞王
因自慟哭欲有所陳潞王曰諸事不言可知漢瓊卽自
預從臣之列
尋戮于路左

嗚呼人情處安樂自非聖哲不能久而無驕怠宦女之
禍非一日必伺人之驕怠而浸入之明宗非佚君而猶
若此者蓋其在位差久也其餘多武人崛起及其嗣續

世數短而年不永故宦者莫暇施爲然其爲大害者畧

可見矣獨承業之論偉然可愛而居翰更一字以活千

人君子之於人也苟有善焉無所不取吾於斯二人有

所取焉陳隨隱慢錄唐莊宗詔魏王殺蜀王衍一行人

爲家於是隨衍千餘人皆獲免漢高祖以李崧第賜宰

相蘇逢吉併取其西京之田宅崧子弟有怨言逢吉誘

人告崧與家僮二十人謀反改二爲五遂族其家周太

祖梟逢吉適富崧被刑之所一字活千人族一家宜六

於一公有取取其善而戒其惡所謂愛而知其惡憎而知

其善也故并述其禍敗之所以然者著於篇北夢瑣言

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言北司爲供奉官袴衫給

事無秉簡之儀又云樞密使解署三間屋書櫃而已亦

無視事之廳堂狀後帖黃指揮公事乃楊復恭奪宰相

權也遵美嘗發狂手足舞蹈之傍有一猫一大猫謂大

曰軍容改易也大曰何用管俄而舞定且異猶犬之言
遇昭宗播遷鳳翔乃求致仕漢中尋徙於劍南青城山
下卜別墅以居之年過八十而終其忠正謙約與西門
李元為季孟于時誅宦官唯西川不奉詔由是脫禍家
有北司治亂記入卷備載閹官忠佞好惡蓋巷伯之流
也未必俱為邪僻良由南班輕忌太過以致怨怒蓋邦
國不幸也先是路巖自成都移鎮渚宮所乘馬忽作人
語且曰蘼蕝花此花開後路無家不久及禍然畜類之
語豈有物憑之乎石
言於晉殆斯比也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八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

廬陵歐陽脩撰

徐無黨原注

南昌彭元瑞注

劉鳳誥排次

雜傳第二十七

王鎔其先回鶻阿布思之遺種曰沒諾干爲鎮州王武
俊騎將武俊錄以爲子遂冒姓王氏沒諾干子曰末坦
活末坦活子曰昇昇子曰廷湊廷湊子曰元逵元逵子
曰紹鼎紹懿紹鼎子曰景崇自昇以上三世常爲鎮州
騎將自景崇以上四世五人皆爲成德軍節度使五代史王
鎔其先回鶻部人也遠祖沒諾干唐至德中事鎮州節
度使王武俊爲騎將武俊嘉其勇幹畜爲假子號王五

哥其後子孫以王爲氏四代祖廷湊事鎮帥王承宗爲
牙將長慶初承宗卒穆宗命田宏正爲成德軍節度使
旣而鎮人殺宏正推廷湊爲酋後朝廷不能制因以旄
鉞授之廷湊卒子元逵尙文宗女壽安公主元逵卒子
紹鼎立紹鼎卒子景崇立皆世襲鎮州節度使並前史
有傳耳目記長慶之代鄴中有五明道士者不知何
許人善陰陽紀數尤攻卜筮成德軍節度田宏正御下
稍寬而冒於財賄誅求不息民衆怨咨時王庭湊爲部
將遣使於鄴旣至忽有微恙數日求醫未能愈因詣五
明究平生否泰道士卽爲卜之卦成而三錢並舞良久
方定而六位俱重道士曰此卦純乾變爲坤坤土也地
也大夫將來秉旄不遠兼有土地山河之分事將集矣
宜速歸乎庭湊聞其言遽自掩其耳是夜又夢白鬚翁
形容偉異侍從十餘人皆手持小玉斧召王公而謂曰
患難將及不可久留旣覺庭湊疑懼卽辭魏帥而歸比
及還家未踰旬值軍民大變宏正爲亂兵所害士大夫
將校其推庭湊庭湊再三退讓衆不聽擁脇而立之翌
日飛章上奏朝廷聞之大駭徵兵攻討以裴度爲元帥
趙人拒命二年王師不能下俄而敬宗卽世文皇帝嗣
位詔曰念彼生靈久罹塗炭雖元兇是罪而赤子何辜

宜一切敕而宥之就加節制仍詔庭湊子元達入侍因
以壽春公主妻焉庭湊既立甚有治聲朝廷稱之在位
十三年卒贈太師子元達繼立官至太尉一十六年薨
長子紹懿立二年荒淫暴亂衆皆廢而殺之立其弟紹
鼎紹鼎立六年卒子景崇立十三年官至中書令爵常
山王卒子鎔立卽趙王也後恣橫不道爲下所殺立四
十一年自庭湊至鎔凡五世六主一百餘年滅初庭湊
之立也遣人詣鄴取五明置于府爲營館舍號五明先
生院公會從容問曰某今已忝藩侯將來祿壽更爲推
之道人曰願明公竭節勤王愛民恤物次則保神裔氣
常以清儉爲心必享殊壽後裔兼有二王皆公餘慶之
所致也春秋所謂五世其昌入世之後莫之與京公曰
幸事已多素無勲德此言非所敢望因以數百金爲壽
道士固辭不受公亦固與之載歸其室數日盡施之一
無畱焉二王景崇封常山王鎔爲趙王也北夢瑣言
唐田宏正之領鎮州三軍殺之而立王庭湊卽王武俊
支屬也庭湊生于別墅嘗有鳩數十隻朝集庭樹暮集
簷下有異人駱德播異之及長駱脇善陰符鬼谷之書
悉軍職得士心曾使河陽迴在中路以酒困寢于路隅
忽一人荷策而過熟視之曰貴當列土非常人也僕者

三才圖會卷之三 二 六一
痛以告庭湊庭湊馳數里及之致敬而問自云濟源略
山人也向見君鼻中之氣左如龍右如虎龍虎氣交王
在今秋子孫相繼滿一百年又云家之庭合有大樹樹
及于堂是其兆也是年果爲三軍扶立爲畱後歸別墅
而庭樹婆娑暗北舍矣野西飛龍山神庭湊往祭之將
及祠百步有人具冠冕折腰於庭湊及入廟神乃側坐
至今面東起宇尙存焉庭湊清儉公正忠于朝廷勤于
軍民子孫世嗣爲鎮帥至朱梁時王鎔封趙王爲部將
張文禮
滅之

景崇官至守太尉封常山郡王唐中和二年卒

子鎔立年十歲是時晉新有太原李匡威據幽州王處
存據中山赫連鐸據大同孟方立據邢臺四面豪傑並
起而交爭鎔介于其間而承祖父百年之業士馬彊而
畜積富爲唐累世藩臣故鎔年雖少藉其世家以取重
自四方諸鎮廢立承繼有請于唐者皆因鎔以聞

五代史景

崇位至太尉中書令封常山王中和二年卒諡卽景崇
之子也年十歲三軍推襲父位文苑英華授王鎔常
山郡王羅宏信長沙郡王劉仁恭彭城郡王制門下五
嶽承天其振橫霄之力四溟紀地威施潤下之功所以
國之猷臣時之哲輔亦如華崧衡霍登九命而冠三公
海濱江河輯六瑞而踰五等居牧伯之位秉桓信之圭
苟非茂績昭宣殊勲薦洽豈可膺茲並命用叶僉諧我
有三臣實全七德爰舉疇庸之典式符進善之經具官
王鎔夙紹弓箕丕承堂構襲重侯之積慶允武允文奉
先王之成規克勤克儉剛簡而無傲虐栗直而溫寬
言必有章動不踰矩具官羅宏信將星瑞彩卿月祥
常竭力於公門每推心于王室保大有九三之盛任重
而不危守中孚六四之貞致遠而不泥旣爲良帥復號
吏師具官劉仁恭氣薄雲天義形霜雪秘元符于腹笥
機術無儔運黃畧于意筌弛張有度以恬養智用壯處
謙三軍敬之若神明百姓仰之如膏雨居然侯度屹若
國楨而皆道邁殷賢名齊漢傑洞達總戎之要翦起扶
輪精通育物之源龔黃拜手犬牙而理人心以寧屏蔽
一隅繚長城于瀚海藩垣中夏布橫落于天田疇咨協
恭奮揚熙載或尊茲冀土成阜安于大名或宅彼幽都

其綏懷于有北駢闐勲緒照灼簡書敷進律之殊恩獎
殿邦之美化真相正三台之位掌武居一品之尊增實
封以錫圭田升虛邑而光寶節酬功報德惟恐不多勉
竭乃誠各膺休命北夢瑣言唐天祐中太原僧惠照
因夢鎮州南三十里廢相國寺中埋鐵塔特往訪之至
界上爲元戎王中令銘所知延在衙署供養衙將任友
義慮是隣道謀人或致不測懇要結而逐之元戎始疑
惠具以尋塔爲對逮差於府城三十里訪之果得相國
寺古基掘其殿砌之前得鐵塔上刻三千人姓名悉是
現在常山將校親軍唯任友義一人無名乃知冥數前
定刻斯塔者何其神異自晉兵出山東已破孟遷取邢洺磁三州

景福元年乃大舉擊趙下臨城鎔求救于李匡威

北夢瑣言

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
爲棣州司馬忽有蘆一枝生于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
心以爲異告于別駕張建章建章博古之士也乃曰昔
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子子孫昌盛蘆茅
也合生陂澤間而生于室非其常矣君後必有分茅之
貴三節者傳節鉞三人公其志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

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盛
有威政全忠死子匡威爲三軍所逐匡儔挈家赴闕至
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先是匡威少年好勇不拘小
節以飲博爲事會一日與諸游俠輩釣于桑乾赤欄橋
之側自以酒醉曰吾若有幽州節制分匡威來救晉軍
則獲大魚果釣得魚長三尺人甚異焉
解去明年晉會王處存攻鎔堅固新市晉王與處存皆
自將而鎔未嘗臨軍遣追風都團練使段亮翦寇都團
練使馬珂等以兵屬匡威而已匡威戰磁河晉軍大敗
明年春晉攻天長軍鎔出兵救之敗于叱日嶺晉軍遂
出陘鎔又求救于匡威晉軍解去初匡威悅其弟匡儔
之婦美而淫之匡儔怒及其救鎔也誘其軍亂而自立
文苑英華授李儔盧龍節度使制門下召爽舊邦燕昭
故國其地廣而要其俗勁而雄儻非英偉之才孰控臨

戎之任詢于執政爰有良臣具官李儔制鐘利器構厦
宏材負頤牧之威名蘊關張之節槩夙明軍志妙揣敵
情訓戎兼務于詩書養士必加于觴豆日者威推友悌
實倅元戎屢參必勝之謀常贊在和之義洎專度務益
洽羣情維緝仰愛日之恩疆場賴仁風之固是用寵其
龍節榮彼鵠原俾登韓信之壇仍進王祥之秩爾其稟
我王度振乃家聲惟信義以睦隣封謹法令以威蕃落
武有備而不用士使樂而不驕四者聿修斯在服
我明訓厥惟欽哉可檢校太保幽州大匡威內慙不敢
都督府長史盧龍軍節度使餘並如故大匡威內慙不敢
還乃以符印歸其弟而將奔于京師行至深州鎔德匡
威救已使人邀之館于海子園以父事之匡威客李正
抱者少游燕趙間每徘徊常山愛之不能去正抱匡威
皆失國無聊相與登城西高閣顧覽山川泣然而泣乃
與匡威謀劫鎔而代之因詐爲忌日鎔去衛從晨詣館

慰坐定甲士自幕後出持鎔兩袖鎔曰吾國賴公而存
誠無以報厚德今日之事是所甘心因叩頭以位與匡
威匡威素少鎔以謂無能爲也因與鎔方轡詣府將代
其位行過親事營軍士閉門大譟天雨震電暴風拔木
屋瓦皆飛屠者墨君和望見鎔識之從缺垣中躍出挾
鎔于馬負之而走亂軍擊殺匡威正抱燕人皆死五代史大
順中武皇將李存孝旣平邢洛因獻謀于武皇欲兼并
鎮定乃連年出師以擾鎮之屬邑鎔苦之遣使求救于
幽州自是燕帥李匡威頻歲出軍以爲鎔援時匡威兵
勢方盛以鎔沖弱將有窺圖之志景福二年春匡威率
精騎數萬再來赴援會匡威弟彥儁據兄位匡威退
無歸路鎔乃延入府第館于寶壽佛寺鎔以匡威因已
而失國又感其援助之力事之如父五月鎔謁匡威于
其館匡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

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卽並轡歸府舍銘軍拒之竟殺匡威銘本疎瘦時年始十七當與匡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于缺垣中望見銘銘就之遠挾于馬上肩之而去翌日銘但覺項痛頭偏蓋因爲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旣而訪之則曰墨君和乃鼓刀之士也遂厚賞之北夢瑣言孫光子嘗見范陽熱人說李匡儔妻張氏國色也其兄匡威爲帥強淫之匡儔按劍而俟夜深妻迴出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見其弟及將校或言欲將兵救援鎮州旣出城三軍立匡儔爲帥匡威遂稱欲歸朝覲行次常山又有劫質王鎔之事匡儔移牒王鎔往復指陳終不及淫穢之事諱國惡也耳目記真定墨君和幼名三旺世代寒賤以屠宰爲業母懷妊之時曾夢胡僧攜一孺子面色光黑授之曰與爾爲子他日必大得力旣生之肩月稜岸肌膚若鐵年十五六趙王鎔初卽位曾見之悅而問曰此中何得崑崙兒也問其姓與形質相應卽呼爲墨崑崙因以阜衣賜之是時常山縣邑屢爲并州中軍所掠趙之將卒疲于戰敵告急于燕王李匡威率師五萬來救之并人攻陷數城燕王聞之躬領五萬騎徑與晉師戰

于元氏晉師敗績趙王威燕王之德惟牛醢酒大犒于
橐城輦金二十萬以謝之燕王歸國比及境上爲其弟
匡儔所拒趙人以其有德于我遂營東園以居之燕王
自以失國又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俟趙王旦
至卽使擒之趙王請曰某承先代基構主此山俟趙王旦
隣寇侵漁困于守備賴大王武畧累挫戎鋒獲保宗祧
實資恩力願惟幼孺夙有早誠望不恩恩可仲交讓願
與大王同歸衙署卽軍府必不拒違燕王以爲然遂與
趙王並轡而進俄有大風并黑雲起于城上俄而大雨
雷電震擊至東角門外內有勇夫袒臂旁來拳毆燕之
介士卽挾負趙王踰垣而走遂得歸公府王問其姓名
君和恐其難記但言曰硯中之物王心志之左右軍士
旣見主免難遂逐燕王燕王退走于東園趙人圍而殺
之明日趙王素服哭于庭兼令具以禮歛仍使告于燕
主匡儔忿其兄之見殺卽舉全師伐趙之東鄙將釋其
憤氣而致十疑之書趙王遣記室張澤以事實答之其
畧曰營中將士或可追呼天上雷霆何人計會詞多不
載趙王旣免燕主之難召墨生以千金賞之兼賜上第
一區良田萬畝仍恕其十死奏授光祿大夫終趙王之
世四十年間享其富貴當時閭里有生子或顏貌黑醜

者多云無陞安知他日不及墨崑崙崙耶北夢瑣言景
福中幽州帥李匡威率兵救鎮州軍次博水會軍亂推
其弟匡儔充畱後諸軍皆散乃以書報弟付之軍政南
欲赴闕泊於陸澤鎮州趙王鎔以匡威救難失國因請
稅駕于常山府塾會匡威有幕客李貞抱自闕回與匡
威相遇同登寺樓觀鎮州山川之美有愛戀之意乃謀
託親于王鎔既造之逼以兵仗同詣理所乃入自子城
東門門內有鎔親騎營中之卒忽掩其外關復于闕垣
中有一人識是王鎔遽挾于馬上肩之而去匡威格鬪
移時與貞抱俱死鎔年十六七歲疎瘦當與匡威並轡
之時雷忽起雨雹交下而屋瓦皆飛拔大木數株明日
鎔但覺項偏痛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也訪之則
曰墨君和鼓刀之士也天意冥數信然鎔自脫此匡儔
難更在位三十餘年不有神明扶持何以獲免匡儔
雖憾其兄而陽以大義責鎔甚急五代史馬郁其先范
才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末為府刀筆小吏李
匡威為王鎔所殺鎔書報其弟匡儔匡儔遣使于鎔問
謀亂本末幕客為書多不如旨郁時直記室即起草為
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此知名又嘗聘

王銘于鎮州官妓有轉轉者美麗善歌舞因宴席郁累
挑之幕客張澤亦以文章名謂郁曰子能座中成賦可
以此妓奉酬郁抽筆保紙卽時成賦擁妓而去郁在武
皇幕累官至檢校司空秘書監武皇與莊宗禮遇俱厚
給賜優異監軍張承業本朝舊人權貴任事人士脅肩
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歸有時直造卧內每
賓僚宴集承業出珍果陳列于前食之必盡承業私戒
主膳者曰他日馬監至唯以乾藕子置前而已郁至覩
其不可啖異日譁中出一鐵搗碎而食之承業大笑曰
爲公設異饌勿敗余食案其俊率如此郁在莊宗幕寄
寓他土年老思鄉每對莊宗歛歔言家在此郁在范陽乞骸歸
國以葬舊山莊宗謂之曰自卿去國以來同舍孰在守
光尙不能容父能容卿乎孤不惜卿但卿不得死爾郁
旣無歸路衷懷鳴咽竟卒于太原冊府元龜馬郁幽
州人少警悟有俊才多智數言辯縱橫下筆成文乾寧
末爲幽州府刀筆小吏時節帥李威爲王鎔所殺鎔書
報其弟儔云威謀危軍府衷甲竊發與三軍接戰而死
儔遣使于鎔問謀亂本末幕客爲書多不如旨郁時值
記室卽起草爲之條列事狀云可疑者十詞理俊贍以
此知名因得署幕職後在莊宗幕府自李襲吉卒後每

有四方會盟書檄多命郁爲之答吳蜀書與王檀檄皆
郁文也耳目記趙王鎔命馬彧使于燕劉守光命韓
定辭館之時燕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
眷也每當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于趙衰
伯符輟小喬于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
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彧卽命筆援毫文不
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日珉筵旣啟雅樂斯陳霧卷羅
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佳人貌逞嬋娟
縱玉容而傾國步移縹緲鎔旣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
蹴羅襪以生塵彧載以歸鎔旣失燕援而晉軍急攻平
山劫鎔以盟鎔遂與晉和其後梁太祖下晉邢洺磁三
州乃爲書招鎔使絕晉而歸梁鎔依違不決晉將李嗣
昭復取洺州梁太祖擊敗嗣昭嗣昭棄洺州走梁獲其
輜重得鎔與嗣昭書多道梁事太祖怒因移兵常山顧
謂葛從周曰得鎮州以與爾爾爲我先鋒從周至臨城

中流矢卧輿中梁軍大沮梁太祖自將傅城下焚其南
關鎔懼顧其屬曰事急矣柰何判官周式辯士也對曰
此難與力爭而可以理奪也式與梁太祖有舊因請入
梁軍太祖望見式罵曰吾常以書招鎔不來今吾至此
而爾爲說客晚矣且晉吾仇也而鎔附之吾知李嗣昭
在城中可使先出乃以所得鎔與嗣昭書示式式進曰
梁欲取一鎮州而止乎而欲成霸業于天下也且霸者
責人以義而不私今天子在上諸侯守封睦隣所以息
爭且休民也昔曹公破袁紹得魏將吏與紹書悉焚之
此英雄之事耳今梁知兵舉無名而假嗣昭以爲辭且

王氏五世六公撫有此土豈無死士而待嗣昭乎梁太

祖大喜起牽式衣而撫之曰吾言戲耳因延式上坐議

與鎔和鎔以子昭祚爲質梁太祖以女妻之五代史鎔既失燕軍

之援會武皇出師以逼真定鎔遣使謝罪出絹二十萬

匹及具牛酒犒軍自是與鎔修好如初泊梁祖兼有山

東虎視天下鎔卑辭厚禮以通和好光化三年秋梁祖

將吞河朔乃親征鎮定縱其軍燔鎮之關城鎔謂賓佐

曰事急矣謀其所向判官周式者有口辯出見梁祖梁

祖盛怒逆謂式曰王令公朋附并汾違盟爽信敝賦業

已及此期于無捨式曰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

成霸業反欲窮兵黷武天下其謂公何梁祖喜引式袂

而慰之曰前言戲之耳卽送牛酒貨幣以犒軍式請鎔

子昭祚及大將梁公儒李宏規子各一人往質于汴梁

祖以女妻昭祚北夢瑣言梁祖陷邢州允軍攻王鎔

于常山趙之賓佐有周式者性慷慨有口才謂王鎔曰

事急矣速決所向式願爲行人卽出見之梁祖曰王公

朋附并汾違盟爽信弊賦已及於此期于無赦式曰明

公爲唐室之桓文當以禮義而成霸業王氏今降心納
質願修舊好明公乃欲窮兵黷武凌滅同盟天下其謂
公何梁祖笑引式袂謂之曰與公戲耳銘卽送牛酒幣
貨數萬犒汴軍仍令其子入質於汴因而解圍近代之
魯仲太祖卽位封鎔趙王鎔祖母喪諸鎮皆弔梁使者
見晉使在館還言趙王有二志是時魏博羅紹威卒梁
因欲盡取河北開平四年冬遣供奉官杜廷隱監魏博
將夏誣以兵三千襲深冀二州以王景仁爲北面行營
招討使鎔懼乞兵于晉晉人擊敗景仁于柏鄉梁遂失
鎮定而莊宗由此益彊冊府元龜天祐七年十一月梁祖遣供奉官杜廷隱丁延徽監
魏將夏誣兵三千分入深冀言懼幽州侵軼就糧守禦
爲名旣而皆殺郡兵鎮州王銘遣使楊審謀乞師于帝
帝集軍吏議出師之謀或曰鎮人首贊僞梁推崇僭竊
稱藩納賂重以婚姻今又未見彘端必無離貳賊將前

圖深冀趙人殊不枝梧量彼事情恐苞姦計兵者機事不可輕行但且按甲治兵徐觀勝負實知其病則與之師帝曰不然趙王比無經遠之謀繕甲治兵幸保一隅之地擾之則離叛姑息則稱藩逆溫雖及于前朝王氏不殊于曩昔當本朝承平之日猶或叛或臣逆溫雖納女和親未及壽安公主既懼逆溫窺盜則思反仄偷安况劉守光坐握勝兵通于東境我又養兵練卒壓彼西隣南距逆溫僅餘千里我與守光合勢王公不得不憂昨告我乞盟必如此算逆溫知吾好合人情固有猜嫌詭計發兵懼我合關我若遲迴不救則落彼奸謀既違要約之言又失輔車之勢勝負之理斷自予懷師出井陘被賊必矣乃遣周德威將兵赴援屯于趙州梁祖既令杜廷隱等襲深冀以寧國軍節度使王景仁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韓勍爲副相州刺史李思安爲前鋒會軍于魏州時汴之知數者仇殷謂梁祖北破幽燕南并曰是日太陰虧不利出師因命退軍

魏博鎔常以兵從鎔德晉甚得已行其正朔其後梁祖不常慮河朔悠久難制會羅紹威卒因欲除移鎮定先遣親軍三千分據鎔深冀二郡以鎮守爲名又遣大將王

景仁李思安率師七萬營于柏鄉鎔遣使告急于莊宗莊宗命周德威率兵應之鎔復奉唐朝正朔稱天祐七年及破梁軍于高邑我軍大振自是遣大將王德明率三十七都從莊宗征伐收燕降魏皆預其功然鎔未嘗親軍明年會莊宗于承天軍奉觴爲壽莊宗以鎔父友遠出尊禮之酒酣爲鎔歌拔佩刀斷衣而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鎔爲人仁而不武未嘗敢爲兵先佗兵攻趙常藉鄰兵爲救當是時諸鎮俱弊于戰爭而趙獨安樂王氏之無事都人士女褻衣博帶務夸侈爲嬉遊夢溪筆談鎔鎮陽池苑之盛冠于諸鎮乃王鎔時海子園也鎔嘗館李正威于此亭館尙是舊物皆壯麗鎮人喜大言矜大其池謂之潭園蓋不知昔嘗謂之海子矣中山人常好與鎮人相雌雄中山城北園中亦有大池遂謂之海子以壓鎮之畫墁錄祖宗征河東皆自土門還師駐蹕真定潭園有兩朝行宮歲謹繕完器甲所儲至二十四庫累有旨

批評二年裁畢四庫而已潭園方廣六里有畸亭榭皆王氏父子所輯宮後八角大亭乃耶律德光造粃之所也

鎔尤驕于富貴又好左道鍊丹藥求長生

清異錄成德節度王

鎔求長生不死日延異人方士坐遠宇映水精金脉屏風焚香謂飛昇可致吏民莫不竊笑

與道士

王若訥畱遊西山登王母祠使婦人維錦繡牽持而上每出逾月忘歸任其政于宦者宦者石希蒙與鎔同卧起天祐十八年冬鎔自西山宿鵲營莊將還府希蒙止之宦者李宏規諫曰今晉王身自暴露以親矢石而大王竭軍國之用爲游畋之資開城空宮逾月不返使一夫閉門不內從者大王欲何歸乎鎔懼促駕希蒙固止之宏規怒遣親事軍將蘇漢衡率兵擐甲露刃于帳前

日軍士勞矣願從王歸國宏規繼而進曰惑王者希蒙也請殺之以謝軍士鎔不答宏規呼甲士斬希蒙首擲于鎔前鎔懼遽歸使其子昭祚與大將張文禮族宏規漢衡收其偏將下獄窮究反狀親軍皆懼文禮誘以爲亂夜半親軍十餘人踰垣而入鎔方與道士焚香受籙軍士斬鎔首袖之而出因縱火焚其宮室遂滅王氏之族

五代史八年七月鎔至承天軍與莊宗合宴同盟奉觴獻壽以申威槩莊宗以鎔父友曲加敬異爲之聲歌鎔亦報之謂莊宗爲四十六舅中飲莊宗抽佩刀斷矜爲盟許以女妻鎔子昭誨因茲堅附于莊宗矣鎔自幼聰悟然仁而不武征伐出于下特以作藩數世專制四州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斷悉聽所爲皆雕靡第舍宗飾園池植奇花異木遞相誇尚人士皆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遊藩府之中當時

爲盛鎔宴安既久惑于左道專求長生之要常聚緇黃
合鍊仙丹或講說佛經親授符錄西山多佛寺又有王
母觀鎔增置館宇雕飾土木道士王若訥者誘鎔登山
臨水訪求仙迹每一出數月方歸百姓勞弊王母觀石
路既峻不通輿馬每登行命僕妾數十人維錦繡牽持
而上有閣人石希蒙者姦寵用事爲鎔所嬖恒與之卧
起天祐八年冬十二月鎔自西山迴宿于鵲營莊將歸
府第希蒙勸之佗所宦者李宏規謂鎔曰方今晉王親
當矢石櫛沐風雨王殫供軍之租賦爲不急之遊盤世
道未夷人心多梗久虛府第遠出遊從如樂禍之徒翻
然起變拒門不納則王欲何歸鎔懼促歸希蒙譖宏規
專作威福多蓄猜防鎔由是復無歸志宏規聞之怒使
親軍事偏將蘇漢衡率兵懷甲遠至鎔前抽戈露刃謂鎔
曰軍人在外已久願從王歸宏規進曰石希蒙說王遊
從勞弊上庑又結構陰邪將爲大逆臣已偵視情狀不
虛請王殺之以除禍本鎔不聽宏規因命軍士聚譟斬
希蒙首抵于前鎔大恐遂歸是日令其子昭祚與張文
禮以兵圍李宏規及行軍司馬李藹宅並族誅之誑誤
者比數十家又殺蘇漢衡收部下偏將下獄窮其反狀
親軍皆恐復不時給賜衆益懼文禮因其反側密諭之

曰王此夕將坑爾曹宜自圖之衆皆掩泣相謂曰王又待我如是我等焉能効忠是夜親事軍十餘人自子城西門踰垣而入鎔方焚香授錄軍士二人突入斷其首袖之而出遂焚其府第煙燄亘天兵士大亂鎔姪妾數百皆赴水投火而死軍校有張友順者率軍人至張文禮之第請爲畱後遂盡殺王氏之族鎔于昭宗朝賜號敦睦保定久大功臣位至成德軍節度使守太師中書令趙王梁祖加尙書令初鎔之遇害不獲其屍及莊宗攻下鎮州鎔之舊人于所焚府第灰間方得鎔之殘骸莊宗命幕客致祭葬于王氏故塋又賈馥故鎮州節度使王鎔判官也家聚書三千卷手自刊校張文禮殺王鎔時莊宗未卽尊位文禮遣馥至鄴都勸進因畱鄴下棲遲郵舍莊宗卽位授鴻臚少卿後以鴻臚卿致仕復歸鎮州結茅于別墅自課兒孫耕牧爲事馥初累爲鎮冀屬邑令所蒞有能政性恬澹鎔小子昭誨年十歲與物無競乃鎮州士人之秀者也鎔少子昭誨年十歲其軍士有德鎔者藏之穴中亂定髡其髮被以僧衣遇

湖南人李震與之震匿昭誨于茶籠中載之湖南依南

嶽爲浮圖易名崇隱明宗時昭誨已長思歸而鎔故將符習爲宣武軍節度使震以歸習習表于朝昭誨自稱前成德軍中軍使以見拜考功郎中司農少卿周顯德中猶爲少府監云五代史鎔長子昭祚亂之翌日張文禮索之斬于軍門次子昭誨當鎔被禍之夕昭誨爲軍人攜出府第置之穴十餘日乃髡其髮被以僧衣屬湖南綱官李震南還軍士以昭誨託于震震置之茶褚中既至湖湘乃令依南嶽寺僧習業歲給其費昭誨年長思歸震卽齋送而還時鎔故將符習爲汴州節度使會昭誨來投卽表其事曰故趙王王鎔小男昭誨年十餘歲遇禍爲人所匿免今尙爲僧名崇隱謹令赴闕明宗賜衣一襲令脫僧服頃之昭誨稱前成德軍中軍使檢校太傅詣中書陳狀特授朝議大夫檢校考功郎中司農少卿賜金紫符習因以張文禮女妻之其後累厯少列周顯德中遷少府監者狡獪人也鎔惑愛之以爲子號王德明鎔已死文禮

自爲畱後莊宗初納之後知其通于梁也遣趙故將符
習與閻寶擊之文禮家鬼夜哭野河水變爲血游魚皆
死文禮懼病疽卒子處理祕喪拒守擊敗習等以李嗣
昭代之嗣昭中流矢卒以李存進代之存進輒復戰歿
乃以符存審爲招討使遂破之執文禮妻及子處理處
球處琪等折足歸于晉趙人請而醢之磔文禮尸于市
五代史張文禮燕人也初爲劉仁恭裨將性兇險多姦
謀辭氣庸下與人交言癖于不遜自少及長專蓄異謀
及從劉守文之滄州委將偏師守文省父燕薊據城爲
亂及敗奔于王鎔察鎔不親政事遂曲事當權者以求
銜達每對鎔自言有將才孫吳韓白莫已若也鎔賞其
言給遺甚厚因錄爲義男賜姓名德明由是每令將兵
自柏鄉戰勝之後常從莊宗行營素不知書亦無方畧
唯于懦兵之中萋菲上將言甲不知進退乙不識軍機

以此軍人推爲良將初梁將楊師厚在魏州文禮領趙
兵三萬夜掠經宗因侵貝郡師厚先率步騎數千人設
伏兵于唐店文禮大掠而旋士皆卷甲東兵夜凱歌行
至唐店師厚伏兵四面圍合殺戮殆盡文禮單騎僅免
自爾猶對諸將大言或讓之曰唐店之功不須多伐文
禮大慙在鎮州既久見其政荒人僻常蓄異圖酒酣之
後對左右每泄惡言聞者莫不寒心唯王鎔畧無猜間
漸爲腹心乃以符習代其行營以文禮爲防城使自此
專伺間隙及鎔殺李宏規委政于其子昭祚性偏戾未
識人間情僞素養名持重坐作貴人既事權在于朝夕
欲代其父向來附勢之徒無不族滅初李宏規李藹持
權用事樹立親舊分董要職故奸宄之心不能搖動文
禮頗深畏憚及宏規見殺其部下五百人懼罪將欲奔
竄聚泣偶語未有所之文禮因其離心密以姦辭激之
曰令公命我盡坑爾曹我念爾十餘年荷戈隨我爲家
爲國我若不卽殺爾則得罪于令公我若不言又負爾
輩衆軍皆泣是夜作亂殺王鎔父子舉族灰滅唯畱王
昭祚妻朱氏通梁人尋間道告于梁曰王氏喪于亂軍
普寧公主無恙文禮徇賊帥張友順所請因爲畱後于
潭城視事以事上聞兼要節旄尋亦奉牋勸進莊宗姑

示含容乃可其請文禮比廝役小人驟居人上行步動
息皆不自安出則千餘人露刃相隨日殺不辜道路以
目常慮我師問罪姦心百端南通朱氏北結契丹往往
擒獲其使莊宗遣人送還文禮由是愈恐是歲八月往
宗遣閻寶史建瑋及趙建瑋攻下趙州驚悸而卒其子
興文禮病疽腹及間史建瑋及趙建瑋攻下趙州驚悸而
處瑾處處秘不發喪軍府內外皆不知之每日于寢宮
問安處瑾與其腹心韓正時參決大事同謀姦惡初文
禮疽未發時舉家咸見鬼物昏瞋之後或歌或哭又野
河色變如血遊魚多死浮于水上識者知其必敗十九
年三月間寶為處瑾所敗莊宗以李嗣昭代之四月嗣
昭為流矢所中尋卒于師命李存進繼之存進亦以戰
歿乃以符存審為北面招討使攻鎮州是時處瑾危蹙
日甚昭義軍節度判官任圓馳至城下諭以禍福處瑾
登陴以誠告乃遣牙將張彭送欵于行臺俄而李存審
師至城下是夜趙將李再豐之子冲投縋以接王師故
諸軍登城遲明畢入獲處瑾處球處琪并其母及同惡
人等皆折足送行臺鎮人請醢而食之又發文禮之尸
磔之于市

羅紹威字端己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爲魏州貴鄉人父宏信爲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爲畱後已而又殺之牙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爲我帥者宏信從衆中出應曰我可爲君等帥也宏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軍中異之乃共立爲畱後唐昭宗卽位拜宏信節度使五代史羅紹威魏州貴鄉人父宏信本名宗弁初爲牧馬監事節度使樂彥貞光啟末彥貞子從訓驕盈太橫招聚兵甲欲誅牙軍牙軍怒聚謀攻之從訓出據相州牙軍廢彥貞囚于龍興寺逼令爲僧尋殺之推小校趙文建爲畱後先是宏信自言于所居遇一白鬚翁謂之曰爾當爲土地主如是者再心竊異之旣而文建不治軍情牙軍聚呼曰孰願爲節度使者宏信卽應曰白鬚翁早以命我可以君長爾曹唐文德元年四月牙軍惟宏信爲畱後朝廷聞之卽

正授節旄北夢瑣言中和年魏博帥羅宏信初爲本
軍步射小校掌牧圉之事曾宿于魏州觀音院門外其
地有神祠俗號白鬚翁巫有宗干者忽詣宏信謂曰夜
來神忽有語君不久爲此地主宏信怒曰欲危我耶他
日復以此言來宏信因令密之不暮歲果有軍變推宏
信爲帥宏信狀貌豐偉多力善射雖聲名未振衆已服
之累加至太尉臨淮王文苑英華封魏博節度使羅
宏信妻越國夫人某氏進封燕國夫人代州刺史傅瑤
妻邱氏封吳興縣君等制勅具官某妻越國夫人某氏
等據地圖總兵籍處邦君之位與夫持使節頒化條當
牧守之任者理軍爲政皆執善經而褒寵之謨亦多內
助女師稟訓夫族稱賢不違柔順之規且習閑和之性
或功庸克備風法有承或環珮之音周旋可聽是宜增
大名之國開初命之封亦所以榮外臣而勉內助也可
件前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宏信宏信不與由是有隙
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戰
五敗宏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晉晉

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間遣使語宏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宏信以爲然乃發兵擊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子落落送于魏宏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宏信有二心乃以兄事宏信常爲卑辭厚幣以聘魏魏使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于我有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宏信大喜以爲厚己以故太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

河北者魏不爲之患也

五代史乾寧中太祖急攻兗鄆朱宣求援于太原時李克用遣

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于魏屯于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宏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宏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宏信懼乃歸欵于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

攻魏營于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于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于宏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充鄆慮宏信離貳每歲時賂遣必卑辭厚禮宏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常隣遇之故宏信以為厚已其後宏信累官至檢校太尉封臨清宏信死唐會要莊肅贈太師紹威立紹威好學工王北平王羅宏信諡

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耳目記

之際黃巢盜據兩京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長安人能棋善琴風骨清俊初自蒲坂歷于并并帥鄭從謹鎮汾晉傲謁之不見禮後又之鄴時羅紹威新立方撫士卒務在戰爭敬傲在鄴中數歲時李山甫文筆雄健名著一方適于道觀中與敬傲相遇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山甫謂二客曰幽蘭綠水可得聞乎敬傲即應命而奏之聲清韻古感動神爽曲終敬傲潛然返袂云憶在咸通王廷醉夜供奉至尊之際不意流離于此也李處士亦為白鶴之操山甫援毫抒思以詩贈曰幽蘭綠水耿清音歎息先生極用

心世上幾人曾好古人前何必苦霑襟餘句未成山甫
亦自黯然悲其未遇也王生因別彈一曲坐客彌加悚
敬非尋常之品調山甫遂命酒停絃各引滿數盃俄而
玉山俱倒泊酒醒山甫方從容問曰向來所操者何曲
他處未之有也王生曰某家習正音奕世傳授自由德
順以來待詔金門之下凡四世矣其常所操弄人共知
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人皆謂絕于洛陽東市而不
知有傳者余得自先人名之曰廣陵散也山甫早疑其
音韻殆似神工又見王生之說卽知古之廣陵散或傳
于世矣遂成四韻載于詩集今山甫集中只標李處士
蓋寫錄之誤耳由是李公常目待詔爲王中散也王生
後又遊常山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初秉戎鉞方延
多士以廣令名時有李賀郎中莫又元祕書蕭珣員外
張道古並英儒才學之士咸自四集於文華館故待詔
之琴瑟亦見禮於賓榻歲時供給莫不豐厚王或命揮
弦動軫必大加錫遺焉在常山十數年甚承禮遇敬倣
無戴危冠著高屐優遊曠詠而已冬月亦葛巾單衣體
里綿纈日醺酣于市人咸怪異之聞昭宗返正辭歸帝
飛滿于四座或入人之襟袖以手攬之卽復於故所也

常時咸疑有神仙之術張道古與相善每欽其道藝會
著王逸人傳爲此也道古名覲博學善古文讀萬卷書
而不好爲詩曾在張楚夢座上久旱忽大雨衆賓皆喜
而詠之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亢暘今已久喜雨自雲
傾一點不斜去極多時下成坐客宏信在唐以其先長
重其文學之名而哂其詩之拙也
沙人故封長沙郡王紹威襲父爵長沙五代史光化元
紹威襲父位爲雷後朝廷因而命之尋正授旄鉞累加
檢校太尉兼侍中封長沙郡王昭宗東遷命諸道修洛
邑紹威獨營太廟制加守侍中進封鄴王紹威形貌魁
偉有英傑氣工筆札曉音律性復精悍明敏服膺儒術
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
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
軍幕有詩名于天下紹威遣使賂遺牧南巷之敬隱乃
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
偷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譙詩云
簾前澹泊雲頭日座上蕭條雨腳風雖深于詩者亦所
歎服文苑英華授魏博節度副使守左司馬知府事
長沙縣開國子羅紹威檢校司徒進封開國侯制勅王

制之重列爵惟先開國之名徹侯斯貴具官某自河而
 北地濶兵賦之大實在鄴中而又以雄傑之材統臨有
 政爾以忠孝全道副貳其權嚴訓所資美譚甚遠不作
 威而人自畏能處衆而事必行理戎每贊于公家秉禮
 無違於私室更廣疏封之寵以分勸善之章勿怠象賢
 是爲守貴可依前件 羅紹威傳梁鄴王羅紹威世爲
 武人有膽決喜尚文雅好儒生于廳事之側別立學舍
 招延四方遊士置于其間待以恩禮每旦視事之暇則
 與諸儒講論經義聚書萬餘卷于學舍之側建置書樓
 縱儒士隨意觀覽已亦孜孜諷誦當時藩牧之中最獲
 文章之譽每命幕客作四方書檄小不稱旨壞裂抵棄
 自擘箋起草下筆成文雖無藻麗之風幕客多所不及
 又僻于七言詩每歌酒讌會池亭遊覽靡不賦詠題之
 屋壁江南有羅隱者爲兩浙錢鏐幕客有文學紹威特
 遣使幣交聘申南阮之敬隱悉以所著文章詩賦酬寄
 紹威大傾慕之乃目其所爲詩曰偷江東今鄴中人士
 有諷誦者嘗自爲大廳記亦微有可觀 五代史補羅
 鄴王紹威俊邁有詞學尤好戲判常有人向官街中褫
 驢置鞍于地值牛車過急行碾破其鞍驢主怒毆駕車
 者爲廂司所擒紹威更不按問遂判其狀云鄴城大道

甚寬何故駕車碾鞍領輔驢漢子科決待駕車漢子喜
歡詞雖俳諧理甚切當論者許之唐詩紀事羅紹威
唐末襲父宏信爲魏博節度使喜爲詩江東羅隱有詩
名紹威厚禮之與通屬籍日已所爲詩號偷江東集如
樓前淡淡雲頭日簾外蕭蕭雨脚風無愧隱矣紹威形
貌魁偉有英傑氣好招延文學士開館聚書萬卷每歌
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羅隱贈紹威詩云寒門
雖得在諸宗棲北巢南憾不同馬上固慙銷髀肉幄中
猶美愈頭風跼蹉歲月心猶切迢遞江山夢未通深荷
吾人有知己好將筆力當英雄侍兒小名錄韋洵美
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寵素娥行
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齊二百疋及生餼
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束更衣修緘獻之素
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
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
逐朝雲暮雨歸洵美乃不受辟夜依魂神儻遇巫娥伴猶
嘆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
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欸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
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寺僧言在寺打鐘
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美卽遁迹他所

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
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
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鶻隄紹威以故德梁助
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
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
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
爲人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爲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
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
校李公佺作亂紹威誅之乃間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
牙軍梁太祖許之爲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

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
梁女卒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勲選良兵實與中以長直
軍千人雜與夫入魏詐爲助葬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
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勲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
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行至厯亭聞之皆
反分入澶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爲悉平之牙軍
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
悔五代史初至德中田承嗣盜據相魏澶博衛貝等六
州召募軍中子弟置之部下號曰牙軍皆豐給厚賜
不勝驕寵年代寢遠父子相襲親黨膠固其凶戾者強
賈豪奪踰法犯令長吏不能禁變易主帥有同兒戲自
田氏已後垂二百年主帥廢置出于其手如史憲誠何
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皆爲其所立優獎小不如意則舉

族被誅紹威懲其往弊雖以貨賂姑息而心銜之紹威
嗣世之明年正月幽州劉仁恭擁兵十萬謀亂河朔進
陷貝州長驅攻魏紹威求援于太祖太祖遣李思安援
之屯于洹水葛從周自邢洛引軍入魏太祖遣燕將劉守文
單可及與王師戰于內黃大敗之乘勝追躡會從周亦
出軍掩擊又敗燕軍斬首三萬餘級三年紹威遣使會
軍同攻滄州以報之自是紹威感太祖援助之恩深加
景附紹威見唐祚衰陵羣雄交亂太祖兵強天下知必
有禪代之志故傾心附結贊成其事每慮牙軍變易心
不自安天祐初州城地無故自陷俄而小校李公佺謀
變紹威愈懼乃定計圖牙軍遣使告太祖求爲外援太
祖許之遣李思安會魏博軍再攻滄州先是安陽公主
薨于魏太祖因之遣長直軍校馬嗣勲選兵千人伏兵
仗于巨橐中肩舁以入魏州言助女葬事天祐三年正
月五日太祖親率大軍濟河聲言視行營于滄景牙軍
頗疑其事是月十六日紹威率奴客數百與嗣勲同攻
之時宿于牙城者千餘人遲明盡誅之凡八千家皆赤
其族州城爲之一空翌日太祖自內黃馳至鄴時魏軍
二萬方與王師同圍滄州聞城中有變乃擁大將史仁
遇保于高唐六州之內皆爲勃敵太祖遣諸將分討之

半歲方平自是紹威雖除其偏然尋有自弱之悔
代史纂誤今按梁本紀紹威與太祖謀誅牙軍時天祐
三年丙寅歲也又按唐本紀代宗廣德元年史朝義將
田承嗣以魏州降自後田氏據有魏博者累世廣德元
年歲在癸卯至天祐三年實一百四十四年爾謂之二
百年則誤也北夢瑣言紹威與梁祖通歡結親情分
甚至先是本府有牙軍八千人豐其衣糧動要姑息時
人云長安天子魏府牙軍主使頻遭斥逐由此益驕紹
威不平有意翦滅因與汴人計會詐令役夫肩籠內藏
器甲揚言汴帥葬羅氏之女紹威密令人於兵仗庫斷
弓弦共甲襪夜會汴人環甲持戈攻殺牙軍牙軍覺之
排闥入庫而弓甲無所施勇也全營殺盡仍破其家人
謂牙軍久盛宜其死矣紹威雖豁素心而紀綱無有漸
為梁祖陵制竭其帑藏以奉之忽患腳瘡痛不可忍意
其牙軍為祟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打一箇
錯不成也紹威卒其子周翰繼之俄而移鎮滑臺羅氏
大去其國矣通鑑考異莊宗實錄紹威厚率重欽傾
府藏以奉溫小有違忤溫卽遣人詬辱紹威方懷愧耻
悔自弱之謀乃潛收兵市馬陰有覆溫之志而賂溫益
厚溫怪其曲事慮蓄奸謀而莫之察乃賜紹威妓妾數

人皆承嬖愛未半歲溫卻召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回以此得其陰事內相矛楯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堠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兵破梁潞州太祖自長蘆歸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己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稱兵爲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早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歸太祖卽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爲五鳳樓朝元前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

爲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越千里而爲此若神化然功
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囚其父仁恭
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
笑曰吾嘗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
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
相遇道中其事往往相合通鑑考異梁功臣列傳朝廷
自開創有大事皆降使咨訪
紹威有謀慮亦持簡獻替或中途相遇意互紹威自以
合者十得五六太祖歎曰竭忠力一人而已
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淇門爲船自河入洛歲漕穀
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紹威爲盡忠遣將程厚盧
凝督其役五代史不數月復有浮陽之役紹威飛輓饋
運自鄴至長蘆五百里疊跡重軌不絕于路

又于魏州建元帥府署沿道置亭侯供牲牢酒備軍幕
什器上下數十萬人一無闕者及太祖迴自長蘆復過
魏州紹威乘間謂太祖曰邠岐太原終有狂譎之志各
以興復唐室爲詞王宜自取神器以絕人望天與不取
古人所非太祖深感之及登極加守太傅兼中書令賜
號扶天啟運竭節功臣車駕將入洛奉詔重修五鳳樓
朝元殿巨木良匠非當時所有脩架于地沂流西立于
舊址之上張設綈繡皆有副焉太祖甚喜以寶帶名馬
賜之先是河朔三鎮司管鎗備灑掃皆有闖人紹威曰
此類皆宮禁指使豈人臣家所宜畜也因搜獲三十餘
輩盡以來獻太祖嘉之開平中加守太師兼中書令邑
萬戶紹威嘗以臨淄海岱罷兵歲久儲庾山積唯京師
軍民多而食益寡願于太行伐木下安陽淇門斫船三
百艘置水運自大河入洛口歲漕百萬石以給宿衛太
祖深然之舟未成而紹威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

梁一有功重臣臨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
翰監府事語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彊飯如有不諱

當世世貴爾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尙冀卿復愈耳紹

威仕梁累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尙書令諡

曰貞壯五代史會紹威遘疾革遣使上章乞骸骨太祖撫案勅容顧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強飯如

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仍命其子周翰監總軍府及計至輟朝三日冊贈尙書令紹威在鎮凡

十七年年三十四薨五代會子三人廷規官至司農要正懿贈尙書令羅紹威諡

卿卒周翰襲父位乾化二年八月爲楊師厚所逐徙爲

宣義軍節度使卒于官年十四周敬代爲宣義軍節度

使年十歲徙鎮忠武明年爲祕書監駙馬都尉光祿卿

唐莊宗時爲左右金吾大將軍明宗以爲匡國軍節度

使罷爲上將軍晉天福二年卒年三十二廷規娶梁太

祖二女一曰安陽公主一曰金華公主周翰娶末帝女

曰壽春公主周敬亦娶末帝女曰普安公主五代史紹

長曰廷規位至司農卿尚太祖女安陽公主又尚金華

公主早卒次日周翰繼爲魏博節度使亦早卒季曰周

敬歷滑州節度使別有傳開平四年夏詔金華公主出

家爲尼居于宋州元靜寺蓋太祖推恩於羅氏令終其

婦節也又羅周敬字尚素鄴王紹威之第三子也紹

威梁書有傳周敬幼聰明八歲學爲詩往往傳于人口

起家授檢校尚書禮部員外郎梁乾化中以兄周翰節

制滑臺卒于官乃以周敬繼之命爲兩使畱後尋正授

旄鉞時年十歲未幾授祕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尚書

左僕射踰三年徵授祕書監檢校司空駙馬都尉尚書

普安公主旋移光祿卿莊宗卽位愿左右金吾大將軍

初唐天祐中紹威嘗建第于洛陽福善里及莊宗入洛

以梁祖庸使趙巖宅賜明宗同光中明宗在洛以趨內

稍遠乃召周敬議易其第周敬諾之後明宗卽位一日

夢中見一人儀形瑰秀若素識者夢中問曰此得非前

宅主羅氏子及寤訪其子孫左右對曰周敬見列明廷

召至果符夢中所見明宗謂侍臣曰朕不欲使大勲之後久無土地因授同州節度使加檢校太保長興中入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四遷諸衛上將軍天福二年卒時年三十二贈太傅通鑑考異莊宗實錄子三人長廷規司農卿尙安陽公主又尙金華公主早卒次周翰起復雲麾將軍充天雄節度畱後尋檢校司徒正授魏博節度使亦早卒次曰周敬薛史亦同實錄已亥以司門郎中羅廷規充魏博節度副使知府事仍改名周翰時鄴王紹威病日甚慮以後事故奏請焉

王處直字允明京兆萬年人也父宗善殖財貨富擬王侯爲唐神策軍吏官至金吾大將軍領興元節度使子處存處直處存以父任爲驍衛將軍定州已來制置內閑廐宮苑等使乾符六年卽拜義武軍節度使黃巢陷長安處存感憤流涕率鎮兵入關討賊巢敗第功而收

城擊賊李克用爲第一勤王倡義處存爲第一乾寧二

年處存卒于鎮

五代會要忠肅贈太師王處存諡
辛雜識今人造墓必用買地券以梓木

爲之朱書云用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文買到某地

云云此村巫風俗如此殊爲可笑觀元遺山續夷堅志

載曲陽燕川青陽壩有人起墓得鐵券刻金字云勅葬

忠臣王處存賜錢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貫九百九十

九文此唐哀宗之時三軍以河朔故事推處存子郃爲

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然則此事由來久矣

畱後卽拜節度使加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處

直爲後院中軍都知兵馬使光化三年梁兵攻定州郃

遣處直率兵拒之戰于沙河爲梁兵所敗敗兵返入城

逐郃郃出奔晉亂兵推處直爲畱後梁兵圍之處直遣

人告梁請絕晉而事梁出絹十萬匹犒軍乃與梁盟梁

太祖表處直義武軍節度使累封太原王太祖卽位封處直北平王其後梁兵攻王鎔鎔求救于晉處直亦遣人至晉願絕梁以自效晉兵救鎔處直以兵五千從破梁軍于柏鄉其後晉北破燕南取魏博與梁戰河上十餘年處直未嘗不以兵從處直好巫而客有李應之者妖妄人也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治之而愈處直益以爲神使衣道士服以爲行軍司馬軍政無大小咸取決焉初應之于涇邑闌得小兒劉雲郎養以爲子而處直未有子乃以雲郎與處直而給曰此子生而有異處直養以爲子更名曰都甚愛之應之由此益橫乃籍管內

丁壯別立新軍自將之治第博陵坊四面開門皆用左道處直將吏知其必爲患而莫能諫也是時幽州李匡儔假道中山以如京師處直伏甲城外以備不虞匡儔已去甲士入城圍應之第執而殺之因詣處直請殺都處直不與明日第功行賞因陰疏甲士姓名自隊長以上藏于別籍其後因事誅之凡二十年無一人免者而處直終爲都所殺

五代史王都本姓劉小字雲郎中山陰邑人也初有妖人李應之得于村

落間養爲己子及處直有疾應之以左道醫之不久病間處直神之待爲羽人始假幕職出入無間漸署爲行軍司馬軍府之事咸取決焉處直時未有子應之以都遺于處直曰此子生而有異因是都得爲處直之子其後應之閔白丁于管內別置新軍起第于博陵坊面開一門動皆鬼道處直信重日隆將校相慮變在朝夕欲

先事爲難會燕師假道伏甲于外城以備不虞昧旦入郭諸校因引軍以圍其第應之死于亂兵咸云不見其屍衆不解甲乃通牙帳請殺都處直堅斬之久乃得免翌日賞勞籍其兵于卧內自隊長已上記于別簿漸以佗事孥戮迨二十年都爲人狡佞多謀處直以爲節度別簿之記畧無子遺

副使張文禮弒王鎔莊宗發兵討文禮處直與左右謀

曰鎮定之蔽也文禮雖有罪然鎮亡定不獨存乃遣人

請莊宗毋發兵莊宗取所獲文禮與梁蠟書示處直曰

文禮負我師不可止處直有孽子郁當郃之亡于晉也

郁亦奔焉晉王以女妻之以爲新州防禦使處直見莊

宗必討文禮益自疑乃陰與郁交通使郁北招契丹入

塞以牽晉兵

契丹國志王處直在定州以鎮定爲唇齒恐鎮亡而定孤乃潛使人語其子王郁使

賂契丹令犯塞以救鎮州之圍王郁說太祖曰鎮州美女如雲金帛似山天皇速往則皆爲己物也不然則爲晉王所有矣太祖以爲然率衆而南且許召郁爲嗣都聞之不悅而定人皆言契丹不可召恐自貽患處直不聽郁自奔晉常恐處直不容因此大喜以爲乘其隙可取之乃以厚賂誘契丹阿保機阿保機舉國入寇定人皆不欲契丹之舉小吏和昭訓勸都舉事都因執處直囚之西宅自爲畱後凡王氏子孫及處直將校殺戮殆盡明年正月朔旦都拜處直于西宅處直奮起搃其胷而呼曰逆賊吾何負爾然左右無兵遂欲嚙其鼻都掣袖而走處直遂見殺初有黃蛇見于牌樓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又有野

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爲己德所致而定人皆知其
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人竊
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莊
宗已敗契丹于沙河追奔過定州與都相得懽甚以子
繼岌娶都女以都爲義武軍節度使同光二年莊宗幸
鄴都來朝賜與鉅萬莊宗以繼岌故待都甚厚所請無
不從及明宗立頗惡都爲人而安重誨每以法繩之都
始有異志是時唐兵擊契丹數往來定州都供饋多闕
益不自安和昭訓爲都謀曰天子新立四方未附其勢
易離可爲自安之計已而朱守殷反于汴州都遂亦反

遣人以蠟書招青徐岐潞梓五鎮約皆舉兵而五鎮不應明宗遣王晏球討之都復與王郁招契丹爲援契丹遣禿餒將萬騎救都都遣指揮使鄭季麟龍泉鎮將杜宏壽以二千人迎契丹爲晏球所敗季麟宏壽被執晏球責曰吾嘗使人招汝何故不降宏壽對曰受恩中山兩世矣不敢有二心遂見殺宏壽臨刑神色自若晏球屯軍望都與都及契丹戰大敗之曲陽都及禿餒得數騎遁去閉城不復出初莊宗軍中闌得一男子愛之使冒姓李名繼陶養于宮中以爲子明宗卽位安重誨出以乞段徊徊亦惡而逐之都使人求得之至是紿其衆

曰此莊宗太子也被以天子之服使巡城上以示晏球
軍軍士識者曰此繼陶也其詬之都居城中兵少惟以
契丹二千人守城呼禿餒爲餒王屈身事之諸將有欲
出降者都伺察嚴密殺戮無虛日以故堅守經年天成
四年二月城破都與家屬皆自焚死五代史都旣成長
總其兵柄姦詐巧
佞生而知之處直愛養漸有付託之意時處直諸子尙
幼乃以都爲節度副大使王郁者亦處直之孽子也天
祐十八年十二月莊宗親征鎮州敗契丹于沙河明年
正月乘勝追敵過定州都馬前奉迎莊宗幸其府第曲
宴都有愛女十餘歲莊宗與之論婚許爲皇子繼岌之
妻自是恩寵特異奏請無不從同光三年莊宗幸鄴都
都來朝觀畱宴旬日錫資鉅萬遷太尉侍中時周元豹
見之曰形若鯉魚難免刀机及明宗嗣位加中書令然
以其奪據父位心深惡之初同光中祁易二州刺史都
奏部下將校爲之不進戶口租賦自贍本軍天成初仍

舊旣而安重誨用事稍以朝政釐之時契丹犯塞諸軍
多屯幽易間大將往來都陰爲之備屢廢迎送漸成猜
間和昭訓爲都籌畫曰主上新有四海其勢易離可圖
自安之計會朱守殷據汴州反鎮州節度使王建立與
安重誨不協心懷怨嫉都陰知之乃遣人說建立謀叛
建立僞許之密以狀聞都又與青徐岐潞梓五帥蠟書
以離間之三年四月制削都在身官爵遣宋州節度使
王晏球帥師討之都急與王郁謀引契丹爲援洎王師
攻城契丹將托諾率騎萬人來援都與契丹合兵大戰
于嘉山爲王師所敗唯托諾以二千騎奔入定州都仗
之守城呼爲諾王屈身憑懇冀其盡力孤壘周年亦甚
有備諸校或思歸嚮以其訪察嚴密殺入相繼人無宿
謀故數構不就都好聚圖書自常山始破梁國初平令
人廣將金帛收市以得爲務不責貴賤書至三萬卷名
畫樂器各數百皆四方之精妙者萃于其府四年三月
晏球拔定州時都校馬讓能降于曲陽門都巷戰而敗
奔馬歸于府第縱火焚之府庫妻孥一夕俱燼唯擒托
諾并其男四人弟一人獻于行在李繼陶者莊宗初畧
地河朔俘而得之收養于宮中故名曰得不得天成初安
重誨知其本末付段徊養之爲兒徊知其不稱許其就

便王都素蓄異志潛取以歸呼爲莊宗太子及都叛遂
僭其服裝時俾乘墻欲惑軍士人咸知其僞競詆辱之
城陷晏球獲之拘送于闕下行至邢州遣使戮焉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四年二月定州行營招討使王晏球
來獻逆賊王都首級并俘馘上御咸安樓立仗百官就
列尚書兵部宣露布於樓前宜訖尚書刑部侍郎張文
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蕭希甫受之
以出獻于郊社其王都男并蕃將禿飯等命磔于開封
橋百官稱賀

王氏遂絕于中山而處存有子鄴鄴子延允與
莊宗連外姻爲人驍勇自爲軍校能與士卒同辛苦明
宗時厯貝忻密澶隰州刺史范延光反于鄴晉高祖以
延允爲楊光遠行營中軍使破延光有功拜彰德軍節
度使初處直爲都所囚幼子威北走契丹契丹謂晉高
祖曰吾欲使威襲其先人爵土如何高祖對曰中國之

法自將校爲刺史升團練防禦而至節度使請送威歸
中國漸進之契丹怒曰爾自諸侯爲天子豈有漸乎高
祖聞之遽徙廷允鎮義武曰此亦王氏之後也後徙鎮
海而卒五代史王廷允字紹基其先長安人也祖處存
定州節度使父鄴晉州節度使廷允唐莊宗之
內表也性勇剽狡捷鷹隼視暗鳴毗睚則挺劍而不
顧少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
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
于親族之中獨加禮遇莊宗明宗朝累厯貝忻密檀隰
相六州刺史國初范延光據鄴稱亂高祖以廷允累朝
宿將詔爲魏府行營中軍使兼貝州防禦使城降賞勞
授相州節度使尋移鎮定州先是契丹欲以王處直之
子威爲定州節度使處直則廷允之叔祖也處直爲養
子都所篡時威北走契丹契丹納之至是契丹遣使諭
高祖云欲使王威襲先人土地如我蕃中之制高祖答
以中國將校自刺史團練防禦使序遷方授旄節請遣
威至此任用漸令升進乃合中土舊規戎王深怒其見

拒使人復報曰爾自諸侯爲天子有何階級耶高祖畏其滋蔓則厚賂力拒其命契丹怒稍息遂連升廷允俾鎮中山且欲塞其意也少帝嗣位改滄州節度使累官至檢校太尉開運元年秋卒于位年五十四贈中書令有子五人長曰昭敏仕至金吾將軍卒

劉守光深州樂壽人也其父仁恭事幽州李可舉能穴地爲道以攻城軍中號劉窟頭稍以功遷軍校仁恭爲人有勇好大言可舉死子匡威惡其爲人不欲使居軍中徙爲瀛州景城縣令瀛州軍亂殺刺史仁恭募縣中得千人討平之匡威喜復以爲將使戍蔚州戍兵過期不得代皆思歸出怨言匡威爲弟匡儔所逐仁恭聞亂乃擁戍兵攻幽州行至居庸關戰敗奔于晉晉以爲壽

陽鎮將仁恭多智詐善事人事晉王愛將蓋寓尤謹每對寓涕泣自言居燕無罪以讒見逐因道燕虛實陳可取之謀晉王益信而愛之乾寧元年晉擊破匡儔乃以仁恭爲幽州畱後畱其親信燕畱得等十餘人監其軍爲之請命于唐拜檢校司空盧龍軍節度使

五代史劉守光深州

樂壽人也其父仁恭初隨父晟客于范陽晟以軍吏補新興鎮將事節度使李可舉仁恭幼多智機數陳力于軍中李全忠之攻易定也別將于晏園易州累月不能拔仁恭穴地道以陷之軍中號曰劉窟頭稍遷裨校仁恭志大氣豪自言嘗夢大佛幡出于指端或云年四十當領旄節此言頗泄燕帥李匡威惡之不欲令典軍改爲府掾出爲景城令屬瀛州軍亂殺郡守仁恭募白丁千人討平之匡威壯其才復使爲帳中爪牙令將兵戍蔚州兵士以過期不代思歸流怨會李匡儔奪兄位戍軍擁仁恭爲帥欲攻幽州比至居庸關爲府兵所敗

仁恭挈族奔于太原武皇遇之甚厚賜田宅以處之出
爲壽陽鎮將從征吐渾仁恭數進畫于蓋寓言幽州可
圖之狀願得步騎萬人卽指期可取武皇從之洎仁恭
舉兵屢不尅捷唐乾寧元年十一月武皇親征匡僞十
二月破燕軍于威塞進拔嬀州收居庸二十六日匡僞
棄城而遁武皇令李存審與仁恭入城撫勞封府庫卽
以仁恭爲幽州節度使畱腹心燕畱德等十餘人分典
軍政武皇乃還二年七月武皇討王行瑜師于渭北上
章請授仁恭節鉞九月天子以仁恭爲檢校司空幽州
盧龍軍節度使北夢瑣言梁劉仁恭微時曾夢佛旛
于手指飛出占者曰君年四十九必其後晉攻羅宏信
有旌幢之貴後如其說果爲幽帥焉求兵于仁恭仁恭不與晉王以書微責謂之仁恭大怒
執晉使者殺燕畱得等以叛晉王自將討之戰于安塞
晉王大敗光化元年遣其子守文襲滄州逐節度使盧
彥威遂取滄景德三州爲其子請命于唐昭宗遲之未

卽從仁恭怒語唐使者曰爲我語天子旌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屢求而不得邪昭宗卒以守文爲橫海軍節度使仁恭父子率兩鎮兵十萬號稱三十萬以擊魏屠貝州羅紹威求救于梁梁遣李思安救魏大敗守文于內黃斬首五萬仁恭走梁軍追擊之自魏至長河橫尸數百里梁軍自是連歲攻之破其瀛鄭二州仁恭懼復附于晉天祐三年梁攻滄州仁恭調其境內凡男子年十五已上七十已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得二十萬人兵糧自具屯于瓦橋梁軍壁長蘆深溝高壘仁恭不能近滄州被圍百餘日城中食盡人自相食析

骸而爨或丸瑾土而食死者十六七仁恭求救于晉晉

王爲之攻潞州以牽梁圍晉破潞州梁軍乃解去

五代史三

年羅宏信背盟武皇遣李存信攻魏州徵兵于燕仁恭託以契丹入寇俟敵退聽命四年七月武皇聞兗鄆俱陷復徵兵于仁恭數月之間使車結轍仁恭辭旨不遜武皇以書讓之仁恭覽書慢罵拘其使人晉之戍兵在燕者皆拘之復以厚利誘晉之驍將由是亡命者衆矣八月武皇討仁恭九月五日次安塞軍九日渡木瓜澗大爲燕軍所敗死傷大半旣而仁恭告捷于梁祖梁祖聞之喜因表仁恭加平章事仁恭又遣使于武皇自陳邊將擅興之罪武皇以書報之仁恭旣絕于晉恒懼討伐募兵練衆常無虛月光化元年三月令其長子襲滄州盧彥威委城而遁遂兼有滄景德三郡以守文爲畱後請節鉞于朝昭宗怒其擅興不時與之會中使至范陽仁恭私之曰旄節吾自有但要長安本色耳何以累章見阻爲吾言之其悻戾如此仁恭兵鋒益盛每戰多捷以爲天贊遂有吞噬河朔之志二年正月仁恭率幽滄步騎十萬號三十萬將兼併魏博鎮定師次貝州一

鼓而拔無少長皆屠之清水爲之不流羅紹威求援于
 汴將李思安葛從周赴之思安屯內黃仁恭兵圍魏
 州聞汴軍在內黃戒其子守文曰李思安怯懦汝之智
 勇比之十倍當先殄此鼠輩次擄紹威守文與單可及
 率漁陽精甲五萬夾清水而上思安設伏于內黃清水
 之左袁象先設伏于內黃清水之右思安逆戰于繁陽
 城僞不勝徐退燕人追躡至于內黃思安步兵成列迴
 擊之燕人將引退左右伏兵發燕軍大敗臨陣斬單可
 及守文單騎僅免五萬之衆無生還者時葛從周率邢
 洺之衆入魏州與賀德倫李暉出擊賊營是夜仁恭燒
 營遁走汴人長驅追擊自魏至長河數百里殭屍蔽地
 敗旗折戟累累于路鎮人又邀擊于東境燕軍復敗仁
 恭自是垂翅不振者累年汴人乘勝攻滄州仁恭率師
 援之營于乾寧軍汴將氏叔琮逆戰燕軍逗撓退保瓦
 橋乃卑辭厚禮乞師于晉武皇遣兵逼邢洺以應之十
 月汴人陷瀛鄭二州晉將周德威將兵出飛狐仁恭復
 修好于晉天祐三年七月梁祖自將兵攻滄州營于長
 蘆仁恭師徒屢喪乃酷法盡發部內男子十五已上七
 十已下各自備兵糧以從軍間里爲之一空部內男子
 無貴賤並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黥其臂文曰一心

事主繇是燕薊人士例多黥涅或伏竄而免仁恭閱衆
得二十萬進至瓦橋汴人深溝高壘以攻滄州內外阻
絕仁恭不能合戰城中大饑人相篡啖析骸而爨丸土
而食轉死骨立者十之六七自七月至十月仁恭遣使
求援于晉前後百餘輩武皇乃徵兵于燕仁恭遣都將
李溥夏侯景監軍張居翰書記馬郁等以兵三萬來會
十二月合晉師以攻潞州降丁會乃解滄州之圍北
夢瑱言自破太原軍于安塞城後土兵精強孩視鄰道
發管內丁壯號三十萬南取鄴中圖袁曹之霸先下甘
陵城下有鴿鵲數頭飛下幄帳內逐之復來仁恭惡之
竟爲魏軍汴軍夾攻大敗之殺其名將單可及仁恭單
馬而遁于時軍敗于內黃爾後汴帥攻燕亦敗于唐河
他日命使汴汴帥開宴俳優戲醫病人以譏之且問病
狀內黃以何藥可瘥其聘使謂汴帥曰內黃可以唐河
水浸之必愈然仁恭幸世多故而驕于富貴築宮大安
賓主大笑

山窮極奢侈選燕美女充其中又與道士鍊丹藥冀可
不死令燕人用瑾土爲錢悉斂銅錢鑿山而藏之

泉志
宋白

續通典曰劉仁恭造泥錢號爲山庫陶岳貨泉錄曰劉仁恭下境內以泥爲錢以膠泥固濟而鍛之大抵類堯樣度已而殺其工以滅口後人皆莫知其處仁恭有愛妾羅氏其子守光烝之仁恭怒笞守光逐之梁開平元年遣李思安攻仁恭仁恭在大安山守光自外將兵以入擊走思安乃自稱盧龍節度使遣李小喜元行欽以兵攻大安山執仁恭而幽之其兄守文聞父且囚卽率兵討守光至于蘆臺爲守光所敗進戰玉田又敗乃乞兵于契丹明年守文將契丹吐渾兵四萬人戰于雞蘇守光兵敗守文陽爲不忍出于陣而呼其衆曰毋殺吾弟守光將元行欽識守文躍馬而擒之又囚之于別室

既而殺之守文將吏孫鶴呂充等立守文子延祚以拒
守光守光圍之百餘日城中食盡米斛直錢三萬人相
殺而食或食堊土馬相食其鬃尾充等率城中饑民食
以麴號宰殺務日殺以餉軍久之延祚力窮遂降五代史是
時天子播遷中原多故仁恭嘯傲薊門志意盈滿師道
士王若訥祈長生羽化之道幽州西有名山曰大安山
仁恭乃于其上盛飾館宇僭擬宮掖聚室女豔婦窮極
侈麗又招聚緇黃合仙丹講求法要又以堊泥作錢令
部內行使盡欵銅錢于大安山巔鑿穴以藏之藏畢卽
殺匠石以滅其口又禁江表茶商自嶺山中草葉爲茶
以邀厚利改山名爲大恩山仁恭有嬖妾曰羅氏美姿
色其子守光承之承事洩仁恭怒笞守光請而不齒四年
四月汴將李思安以急兵攻幽州營于石子河仁恭在
大安山城無備守光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
行欽既退守光乃自爲幽州節度令其部將李小喜元行
將兵攻大安山仁恭遣兵拒戰爲小喜所敗乃攜仁恭

歸幽州囚于別室仁恭左右迫至婢媵與守光不協者畢誅之其兄守文在滄州聞父被囚聚兵大哭諭之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自古豈有子讐父者吾家生此梟獍吾生不如死卽率滄德之師討之守光逆戰于雞蘇爲守文所敗旣而守文詐悲單馬立于陣場位諭于衆曰勿殺吾弟時守光驍將元行欽識之被擒滄兵失帥自潰守光乃繫兄于別室圍以叢棘乘勝進攻滄州滄州賓佐孫鶴呂充已推守文子延祚爲帥守光攜守文于城下攻圍累月城中乏食米斗直三萬人首一級亦直十千軍士食人百姓食瑾土驢馬相遇食其鬚尾士人出入多爲強者屠殺久之延祚力窮以城降于守光守文尋亦遇害

守光素庸愚由此益驕爲鐵籠鐵刷人有過者坐之籠中外燎以火或刷剔其皮膚以死燕之士多逃禍于佗境守光身衣赭黃謂其將吏曰我衣此而南面可以帝天下乎孫鶴切諫以爲不可梁攻趙趙王王鎔求救于守光孫鶴曰今趙

無罪而梁伐之諸侯救趙之兵先至者霸臣恐燕軍未
出而晉已先破梁矣此不可失之時也守光曰趙王嘗
與我盟而背之今急乃來歸我且兩虎方鬪可待之吾
當爲卞莊子也遂不出兵晉王果救趙大敗梁軍于柏
鄉進掠邢洺至于黎陽守光聞晉王空國深入梁乃治
兵戒嚴遣人以語動鎮定曰燕有精兵三十萬願率二
鎮以從晉然誰當主此盟者晉人患之謀曰昔夫差爭
黃池之會而越人吳項羽貪伐齊之利而漢敗楚今吾
越千里以伐人而彊燕在其後此腹心之患也乃爲之
班師守光益以爲諸鎮畏其彊乃諷諸鎮共推尊已于

是晉王率天德宋瑤振武周德威昭義李嗣昭義武王

處直成德王鎔等以墨制冊尊守光爲尙書令尙父

通鑑

考異莊宗實錄三月己丑鎮州遣押牙劉光業至言劉
守光凶淫縱毒欲自尊大請稔其惡以咎之推爲尙父
乙未上至晉陽宮召張承業諸將等議討燕之謀諸將
亦云宜稔其禍上令押衙戴漢超持墨制及六鎮書如
幽州其辭曰天祐八年三月二十七日天德軍節度使
宋瑤振武節度使周德威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易定節
度使王處直鎮州節度使王鎔河東節度使尙書令晉
王謹奉冊進盧龍橫海等軍節度檢校太師兼中書令
燕王爲尙書令尙父五
月六鎮使至汴使亦集

守光又遣人告于梁請授已河

北兵馬都統以討鎮定河東梁遣閤門使王曠拜守光

河北採訪使有司白守光尙父受冊用唐冊太尉禮儀

守光問曰此儀注何不郊天改元有司曰此天子之禮

也尙父雖尊乃人臣耳守光怒曰我爲尙父誰當帝者

乎且今天下四分五裂大者稱帝小者稱王我以二千

里之燕獨不能帝一方乎乃械梁晉使者下獄通鑑考異莊宗

列傳劉守光傳云朱溫命僞閤門使王瞳供奉官史彥

章等使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使六月汴使至守光

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取二十四日受冊又編遺

錄云三月壬辰差閤門使王瞳受旨史彥羣齎國禮賜

幽州劉守光甲午守光連上表章率以鎮定旣與河東

結僱兼同差使請當道卻行天祐年號事守光尋捉王

瞳史彥羣上下一行置斧鑕于其庭令曰敢諫者死孫

並禁數日後放出
鶴進曰滄州之敗臣蒙王不殺之恩今日之事不敢不
諫守光怒推之伏鑕令軍士割而啖之鶴呼曰不出百
日大兵當至命塞其口而醢之守光遂以梁乾化元年

八月自號大燕皇帝改元曰應天

泉志董道曰幽州劉守光錢面文曰應天

元寶背文曰萬

以王曠齊涉爲左右相晉遣太原少尹李承勲

賀冊尙父至燕而守光已僭號有司迫承勲稱臣承勲

不屈以列國交聘禮入見守光怒殺之

五代史守光性本庸昧以父兄

失勢謂天所助淫虐滋甚每刑人必以鐵籠盛之薪火

四逼又爲鐵刷刮剔人面嘗衣赭黃袍顧謂將吏曰當

今海內四分五裂吾欲南面以朝天下諸君以爲何如

賓佐有孫鶴者骨鯁方畧之士也率先對曰王西有并

汾之患北有契丹之虞乘時觀釁專待薄人彼若結黨

連衡侵我疆場地形雖險勢不可支甲兵雖多守恐不

暇縱能卻敵未免生憂王但拊士愛民補兵完賦義聲

馳于天下諸侯自然推戴今若恃兵與險未見良圖守

光不悅及梁軍據深冀王鎔乞師于守光孫鶴勸守光

出援軍以圖霸業守光不從及莊宗有柏鄉之捷守光

謀攻易定諷動鎮人欲爲河朔元帥莊宗乃與鎮州節

度使王鎔易定節度使王處直昭義節度使李嗣昭振

武節度使周德威天德軍節度使宋瑋同遣使奉冊推
守光爲尙父以稔其惡守光不悟謂藩鎮畏已仍以諸
鎮狀送梁祖言臣被晉王等推臣爲尙父堅辭不獲又
難拒違臣竊料所宜不如陛下與臣河北道都統則并
鎮之叛不足平殄矣梁祖知其詐優答之仍命閭門使
王瞳俱奉官史彥璋等使于燕冊守光爲河北道採訪
使六月梁使至守光令所司定尙父採訪使儀注所司
取唐朝冊太尉禮以示之守光曰此儀注中何無郊天
改元之事梁使曰尙父雖尊猶是人臣守光怒投于地
謂將吏曰方今天下鼎沸英雄角逐朱公創號于夷門
楊渭假名于淮海王建自尊于巴蜀茂貞矯制于岐陽
皆因茅土之封自假帝王之制然兵虛力寡疆場多虞
我大燕地方二千里帶甲三十萬東有魚鹽之饒北有
塞馬之利我南面稱帝誰如我何今爲尙父孰當帝者
公等促具帝者之儀予且爲河朔天子燕之將吏竊議
以爲不可守光置斧鑕于庭令將佐曰今三方協贊予
難重違擇日而帝矣從我者賞橫議者誅孫鶴對曰涪
州破敗僕乃罪人大王寬容乃至今日不敢阿旨以誤
家國苟聽臣言死且無悔守光大怒推之伏鑕令軍士
割其肉生噉之鶴大呼曰百日之外必有急兵矣守光

命室其口寸斬之有識爲之嗟惋乃悉召部內官吏教習朝儀還人既非素習舉措失容相顧誚笑八月十三日守光僭號大燕皇帝改年曰應天以梁使王瞳判官齊涉爲宰相史彥璋爲御史大夫僞冊之日契丹陷平州莊宗聞之大笑監軍張承業曰惡不積不足以滅身老氏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今守光狂黷請遣使省問以觀其釁十月莊宗令太原少尹李承勳往使承勳至守光怒不稱臣械之于獄又李承勳者與廣同爲牙將善于奉使名聞軍中承勳累至太原少尹劉守光之僭號也莊宗遣承勳往使問其釁端承勳至幽州見守光如藩方聘問之禮謁者曰燕王爲帝矣可行朝禮承勳曰吾大國使人太原亞尹是唐帝除授燕主自可臣其部人安可臣我哉守光聞之不悅拘留于獄數日而出詰之曰臣我乎承勳曰燕君能臣我王則我臣之吾有死而已安敢辱命會王明年晉遣周德威將三萬師討守光承勳竟歿于燕

人會鎮定之兵以攻燕自祁溝關入其澶涿武順諸州

皆迎降

冊府元龜漢王保義本姓劉名去非幽州人唐末平州刺史劉守奇引爲帳中親信守奇以兄

守光奪父政亡入虜中又自虜奔太原去非皆從之莊
宗之伐燕也令守奇從周德威引軍前進師次保州刺
史姜行敏登陴固守去非呼行敏曰何東小劉郎領軍
來爲父除兇爾何把守守奇免胄勞之行敏遙拜卽開
門迎降德威害其功密告莊宗言守奇心不可保翻然
作變則無如之何莊宗以書召守奇還計事行次土門
去非密說守奇曰公不施寸兵下保郡周公以得非已
力必有如黃之間太原不宜往也公家于梁朝素有君
臣之分今往依之介福萬全矣乃馬首而南守光被圍
梁以守奇爲滄州雷後以去非爲河陽行軍守光被圍
經年累戰常敗乃遣客將王遵化致書于德威曰予得
罪于晉迷而不復今其病矣公善爲我辭焉德威謂遵
化曰大燕皇帝尙未郊天何至此耶予受命以討僭亂
不知其佗也守光益窘乃獻絹千匹銀千兩錦百段遣
其將周遵業謂德威曰吾王以情告公富貴成敗人之

常理錄功宥過霸者之事也守光去歲妄自尊崇本不能爲朱溫下耳豈意大國暴師經年幸少寬之德威不許守光登城呼德威曰公三晉賢士獨不急人之危乎遣人以所乘馬易德威馬而去因告曰俟晉王至則降晉王乃自臨軍守光登城見晉王晉王問將如何守光曰今日俎上肉耳惟王所爲也守光有嬖者李小喜勸其毋降守光因請俟佗日是夕小喜叛降于晉軍明旦晉軍攻破其城執仁恭及其家族三百口守光與其妻李氏祝氏子繼珣繼方繼祚等南走滄州迷失道至燕樂界中數日不得食遣祝氏乞食于田家田家怪而詰

之祝氏以實告乃被擒送幽州晉王方大饗軍客將引
守光見晉王戲之曰主人何避客之遽邪守光叩頭請
死命械守光并其父仁恭以從軍軍還過趙趙王王鎔
會晉王置酒酒酣請曰願見仁恭父子晉王命破械出
之引置下坐飲食自若皆無慚色晉王至太原仁恭父
子曳以組練獻于太廟守光將死泣曰臣死無恨然教
臣不降者李小喜也罪人不死臣將訴于地下晉王使
召小喜小喜瞋目曰囚父弑兄烝其骨肉亦小喜教爾
邪晉王怒命先斬小喜守光知不免呼曰王將復唐室
以成霸業何不赦臣使自効其二婦從旁罵曰事已至

此生復何爲願先死乃俱死晉王命李存霸執仁恭至

鴈門刺其心血以祭先王墓然後斬之

五代史十二月

出飛狐會鎮定之師以討之德威攻圍歷年屬郡皆下
守光堅保幽州求援于梁北誘契丹救終不至十年十
月守光遣使持幣馬見德威乞降又乘城呼曰予俟晉
王至卽出城十一月莊宗親征二十三日至幽州軍騎
臨城召守光曰丈夫成敗須決所向公將何如守光曰
某祖上肉耳莊宗愍之折弓爲盟許其保全守光辭以
佗日莊宗乃令諸軍攻之二十四日四面畢攻莊宗登
燕太子墓觀之俄而數騎執仁恭并其孥來獻檀州遊
奕將李彥暉于燕樂縣獲守光并妻李氏祝氏男繼珣
繼方繼祚等來獻初守光破後攜其妻子將走關內
依劉守奇公路寒瘡足腫經日不食至燕樂縣匿于坑
谷令妻祝氏乞食于田父張師造家怪婦人異狀詰之
遂俱擒焉莊宗方宴府第引仁恭守光至席父子號泣
謝罪莊宗慰撫之曰往事不復言人誰無過改之爲貴
乃歸之傳舍是月己卯晉人執守光及仁恭露布表其
罪驅以班師十一年正月至晉陽仁恭父子荷校于露

布之下父母唾面罵守光曰逆賊破家如是守光俯首
不顧自范陽至晉陽涉千餘里所在聚觀呼守光爲劉
黑子畧無愧色莊宗以仁恭守光徇于都城卽告南宮
七廟禮畢守光與李喜鄭藏斐劉延卿及其二妻皆
伏誅李喜者本晉之小校先奔于燕守光以爲愛將
守光雖兇淫出于天性然而稔惡侈毒抑亦小喜贊成
守光將敗前一日來降守光將死大呼曰臣之誤計小
喜榮惑故也若罪人不死臣必訴于地下莊宗急召小
喜至令證辯小喜瞋目叱守光曰囚父殺兄烝淫骨月
亦我教耶莊宗怒小喜失禮先斬之守光慟哭曰王將
定天下臣精于騎何不且畱指使二妻讓之曰皇帝事
勢及此生不如死卽延頸就戮守光猶哀訴不已旣誅
命判官司馬揆備轎轎祭醢瘞于城西三里龍山下令
副使盧汝弼李存霸拘送仁恭至代州于武皇陵前刺
心血以祭誅于鴈門山下自仁恭乾寧二年春
入幽州至天祐十年父子相承十九年而滅

五代史記卷第三十九